

# 蕉叶帕

作者：无名氏

四卷十六回，有清代刊本。书中不题撰人。本书是由明代传奇《蕉帕记》改写而来。传奇作者为明代人单本，字槎仙，浙江会稽人，约在嘉靖至崇祯年间在世，还著有传奇《露绶记》、《鼓盘记》、《菱镜记》、《合钗记》，连同《蕉帕记》合称《漱红传奇五种》，其他生平事迹不详。本书依照传奇的戏剧情节编改，人物和情节很少变动，是一部集历史、神魔、才子佳人小说为一体的作品，充满了浪漫色彩，颇能引人入胜。

- |      |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01回 | 痴劣子游湖献丑 | 俏狐仙暗地谋人 |
| 第02回 | 趁家筵背地偷形 | 图引诱凭空作祟 |
| 第03回 | 蕉帕持赠邀欢会 | 诗句推敲猜哑谜 |
| 第04回 | 俊俏郎欣交玉洞 | 蔷薇花变化金钗 |
| 第05回 | 托友生通家作伐 | 邀隆聘公子辞婚 |
| 第06回 | 寄蜡丸求援宰相 | 盗明珠持赠情郎 |
| 第07回 | 议雁礼忽来宝物 | 主婚姻哭尔躬征 |
| 第08回 | 提往事洞房闹错 | 约相会衣上留题 |
| 第09回 | 都招讨征路逢将 | 狐大圣叩仙脱胎 |
| 第10回 | 兰房中泄漏诗句 | 天目山欣受册书 |
| 第11回 | 都使安营白鹿冈 | 刘豫抖战金龙殿 |
| 第12回 | 获遁甲花园演法 | 唤天雷试院夺元 |
| 第13回 | 莽贼子力擒猛虎 | 风流婿捷报宫花 |
| 第14回 | 万俟离设计谋害 | 龙状元从戎别离 |
| 第15回 | 长春子助阵偷寨 | 假帝王梦魂戕生 |
| 第16回 | 奏凯臣同蒙敕赠 | 纯阳子指点前因 |

第一回 痴劣子游湖献丑 俏狐仙暗地谋人

假弱妹芭蕉叶变成罗帕

真小姐茶（上麻+下糸）架闹起金钗

俊龙生讨便宜助登云路

老洞宾显神通引上仙阶

话说大宋高宗年间，有一秀士姓龙名骧，字化之，本贯东吴人也。生得颜如宋玉，貌似潘安，学富五车，才雄七步。虽现出零落景况，却原属名门后裔。他尝说道：“俺先君授河北参军，母亲姚氏封桐乡县君。小生不幸父母早丧

，喜得父僚胡招讨抚养到今。奈值乘輿播迁，每叹功名未遂。正是：

风木萧萧无限情，少年书剑苦飘零。

楚廷空抱连城泣，蜀道谁怜伏枥鸣。

俺向与胡公子作伴读书，只是此人顽劣多端，薰蕕少合。胡公有女，名曰弱妹，天资俊雅，性质聪明，貌堪闭月羞花，巧擅描鸾刺凤。小生欲缔秦晋之盟，奈无冰人之便，故此逡巡，未遂所愿，这也不在话下。近随胡公扈驾，来到临安。向有故知白君，家居在此，订约今日同去寻春。连日被胡兄搅扰，颇不耐烦，不免瞒着他前去龙兴那里。”龙兴应道：“有，相公有甚分付？”龙生道：“今日我去看白相公。若是胡公子来问，对门上人说，只说到天竺烧香去了。”龙兴道：“相公难道不晓得胡公子的心性？莫说是天竺，你在天上，他要来寻着你哩。”龙生道：“你莫管，只是这等分付便了。锁了书房，随后便来。”龙兴道：“晓得。”

龙生道：“果然好一座临江城也！凤城佳气郁葱葱，风景依稀图画中。又早到湖边了。你看湖山辉映，几派声歌。小生到来此闲行，不知胡小姐此时做些甚么来？料想必作女工，没个萧郎陪伴，怕刺到双双鸳鸯就停针懒绣了。”按下龙生猜疑不题，却说胡公子宿娼回来，不见了伴读龙化之：“他一定骗了我到西湖耍子去了。却也有个缘故，我一向有些悭吝，只要吃别人的东道，自己不肯打破半个铜钱，所以他不肯携带着我。我小胡是个乖人，难道真被他骗了不成？只从这涌金门好歹追他上去。”按下不题。

且说白生昨得龙生之书，甚是欢喜。他说道：“小生白元钧，钱塘人氏，向与龙化之为八拜之交。时下春色暄和，湖上游人正盛，久欲邀他散心片时，昨有个字来订约，今日过访，已曾备下酒船相待，此时还不见到。且教湖船泊在柳州亭下伺候。”话言未了，只见龙生主仆行来。白生迎接道：“小弟闻龙兄下顾，备一小船，欲同到湖上一游，在此相候久了。”龙生道：“怎么好扰，白兄既有盛情，敢不敬领？”白生道：“胡兄怎么不同来走走？”龙兴道：“此兄嫖兴甚高，今日还不曾还家哩。”白生道：“这等他不得了。龙兴叫船过来，我们开了去吧。”龙兴叫声船家伺候，船家道：“请相公下船。”刚才开船，胡公子赶来，气喘喘说道：“白兄慢开船，小弟来迟，有罪了。”白生道：“龙兴，快请胡大爷下船。”龙兴道：“大爷早来些便好，刚抽跳子。”胡公子道：“我是嫖空的，身子轻，只把手来接着，待我跳上来罢。”遂即跳上船来说：“请了，舟中不作揖罢！龙兄，你怎么撇了小弟自己来了？”龙生道：“恐怕胡兄回迟，故此先来。不想白兄却备下酒船在此。”胡公子对白生道：“多谢了！且住，今日胜游，怎么没个红裙佐酒？早知道，待小弟带了

敝表来便好。”龙兴道：“大爷嫖的是吴山上的歪货，到不来也罢。”胡公子道：“这狗才！我胡大爷一向在上八街、银锭巷、七宝巷、沙皮巷，专嫖有名的姐姐，怎么说个吴山上？”龙兴道：“只是前日在梓树下、独扇门，禅做鹭鸶一般，伸着颈子，看得四下没人，一头就进去。”胡公子道：“哇！胡说，快开船。”白生道：“径开到湖心亭去。”船家道：“晓得。”起掉不多时候，说到湖心亭了，请列位相公上去。龙白二生道：“好一座华丽亭子！”龙兴道：“这是内里公公新盖造的。”胡公子道：“到亏这个知趣的公公。”忽见弄猴蛇一伙叫花走来，唱道：“笑富贵，空中电，美功名，镜里花，腰金衣紫是何人，只好笼中蛇猴怕。爷们赏酒。”龙白二生道：“到是警世的话儿。功名富贵，真是一场春梦也。”胡公子道：“然也然也，赏他酒去。二兄，我们把船放到堤上去走走好。”二生道：“龙兴，携着酒盒，另叫轿马，到第六桥边伺候，把盒儿放在堤上，我们席地而坐，饮三杯助助脚力好走。”龙兴道：“有轿马。”白生道：“我们骑了马，从净慈寺转到昭庆寺走一遭来。”迤迤行来。白生道：“这昭庆寺又壮丽似那净慈。”龙胡二生道：“果然。”又见一货郎走来：“列位相公，买春药春画。”龙生道：“胡兄替他买些，可为济嫖之具。”胡公子道：“妙妙，你有什么药送来？”货郎道：“兴阳带。”胡公子道：“好发兴呀。”货郎道：“药煮蝦。”胡公子道：“是坚之物。”货郎道：“还有苏州春宫。”胡公子翻阅一回，说：“这是唐伯虎的笔。”白生道：“这是仇十洲的。”胡公子道：“这是周东村的笔，妙妙！”龙兴也在背后偷瞧：“哎呀，怕死人。”胡公子道：“狗才看什么？没有你的份哩。”货郎道：“还有岭南蛤蚧。”胡公子道：“蛤蚧寻了两年，再没有真的。还有什么久战的药么？”货郎道：“还有蝉酥锭，抹在龟头，通宵弄得婆娘怕。”胡公子道：“这一发妙了。龙兴，你可带得银子来，替我都买了去。”龙兴道：“大爷要药去嫖，怎么问龙兴讨银子？”胡公子道：“狗才！你见胡大爷曾带了银子也走不曾？”货郎道：“这样，明日买罢。”胡公子道：“扫兴。”龙兴道：“轿子在这里伺候了。相公一发到龙井，这样转到那里，有绝好的茶。”龙白二生道：“就去也好。”

龙兴报道：“前面是龙井了。你看那石池内好大鱼儿，再往前去，就是红莲院绿林街了。”胡公子道：“这怎么说？”龙兴道：“这是前面竹林寺，月明和尚度度柳的故事。”龙生道：“天色已晚，打从这钱塘门进城回去罢。”胡公子道：“今日之游可谓乐极，只是少个妓者。明日待小弟作东，携了几个贱表再来走走何如？”龙白二生道：“多谢。”龙兴道：“大爷只管说，明日就要变了。”

按下胡公子游湖，出了无限的丑态不提。却说一个牝狐在丹崖翠壁，久已

埋头吸露餐霞，更历千载。看官你道他是何人转世？不用代数，且听他自陈来历说：妾生前西施是也。只因倾覆吴国，天曹罚做白牝狐。向居洞府，号作霜华大圣，修真炼形，已经三千余岁。但属阴类，终缺真阳，必得交媾男精。那时九九丹成，方登正果。向来遍觅多人，皆系凡胎，无可下手。昨见东吴龙骧，羡他玉貌冰姿，兼有仙风道骨，尚无妻室，一向飘零。现寓胡招讨宅中。日后数年与他小姐有夫妻之分。我今化作小姐，略施小术，漏他几点元阳，脱此躯壳。然后指点前程，先自撮合姻缘了。完这段因果，待我变化本质，改换衣妆。此去神通变化，到并不难，只是羞人答答的，仍旧要做这般勾当。事既到此，说不得了。见他时节，转秋波，先将他一勾，不怕他不想我。没人处再把几句好语儿与他一个想头，再抛个打心球，倘龙生熟于采战，反输了一帖怎了？龙郎龙郎，你不要做了个好看中吃的。

来到胡招讨花园内，也且喜来得凑巧，正遇他家赏花。弱妹必定到此。再学他些声音体态，好去勾引龙生。你看这太湖石畔聊可藏身。正是：

片石孤峰窥色相，无如此地学长生。

不知他如何窃取胡小姐容貌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 趁家筵背地偷形 图引诱凭空作祟

话说胡招讨亲丁四口，聚首衙内。说下官姓胡名章，襄阳人氏。夫人诸氏。孩儿胡连，小女弱妹。下官叨举孝廉，累升招讨使。争奈二帝蒙尘，国家多难，故此扈驾来都。又经数载，孩儿秉性顽劣，方当弱冠。弱妹天生贞静，亦也及等。俱未婚嫁，长自挂怀。有个同僚亡友龙君之子龙骧，他父母殉国，骨肉无依，留在衙中与孩儿伴读。他学业已成，功名可待。“夫人，这几日孩儿做些什么勾当？”胡连道：“正是。孩儿见爹爹眉头不展，面带忧容，特备下酒筵，请爹爹同母亲到花园内赏一赏海棠，消遣闷怀。爹爹领了在下的薄意如何？”胡招讨道：“孩儿，太上皇帝、渊尽皇帝都在沙漠中受苦，我和你那有这样心肠赏花饮酒？”夫人道：“相公，孩儿向来顽劣，今日这个意思不要辜负了他。”弱妹道：“爹爹高年忧国，正恐不禁，便消遣片时。爱身到就是爱国，请依着哥哥走一遭来。”胡招讨道：“夫人，女孩儿说话到也中听。”夫人道：“正是呢。”胡连道：“难道偏我不中听？爹爹只要杀那鞑子何难？写个本与皇帝老官，把孩儿做个挂印总兵。那时抡刀动斧，杀他片甲不回。把两个陈年皇帝夺将转来，明年赏海棠时节，一发请来坐坐，有何难哉？”胡公与

夫人同道：“怎么了？一口胡柴。”胡连道：“孩儿是胡连，不叫胡柴。”胡招讨道：“既有酒肴，怎么不请龙生？”夫人道：“今日是家宴，女孩儿在此，不当稳便。明日待孩儿请他来看海棠，这还才是。”胡招讨道：“夫人言之有理。”胡连道：“如今请爹爹到花园中？饮酒行令，掷色猜拳。请爹爹大家起身。”同到园中，胡招讨一望说：“夫人，这花果映开得齐整，将酒过来！”胡连慌忙安坐，将酒送上。至亲四口畅饮了数巡。胡连又分付道：“侍女小英，添拼桌盒摆在茶（上麻+下糸）架下，请去再饮几杯。”胡招讨道：“明日是隆佑太后圣诞，五鼓入朝拜贺，不宜久坐。收拾去罢。”夫人道：“原来如此。小英快快收拾去。”小英应道：“晓得。”遂各转内不题。

却说那女狐精早已在暗中窥探多回，说：“你看，小姐果然生得齐齐整整，袅袅婷婷，莫说龙生想着他，我见了他也动火起来。似这般天生就的种种可人，怪不得惹人偷香之情，窃玉之意了。龙郎龙郎，若遇你时候，任你推敲，我决不舍你。且住，如今只得显个神通，把老夫人弄个颠到病儿，龙生必进问安。那时乘机撩个想头，看他怎生摆布。正是：计就月中擒玉兔，谋成日里捉金乌。俺须索去也。”按下不提。

却说胡公子慌慌张张走来说：“俺刚才睡去，梦见与婊子吃醋拈酸，好不有趣。被这些丫头叫我起来，他说夫人赏花回来，一时头疼发热，爹爹又不在家，妹子叫我请个太医下药。不免叫龙兴同去，‘龙兴龙兴！’”只听他应声道：“谁来叫我？我又不是个妇人，你半夜三更打门敲户，有何贵干？”胡公子道：“你随我去请个太医来。”龙兴道：“我的痔疮已好了，要那太医何用？”胡公子道：“呸！奶奶暴疾，故此去请太医。”龙兴道：“咳，奶奶暴疾，是相思病发动了，请个内科先生方好哩。”胡公子道：“哇！胡说，我家奶奶年衰体瘦，偶染时症，其实难捱。一时间那里寻得扁鹊仓公手段，择目下高强的便了。”龙兴道：“无妨无妨。杭州城医士满街，送他一钱捌分，包管就来。龙兴认得前日医皇帝奶奶的陈医官，他到正是内科，请了他罢。”胡公子道：“就请他来。候老爷出朝，一会子商量下药便了。”龙兴道：“晓得。”正是药医不死病，果然佛度有缘人。

### 第三回 蕉帕持赠邀欢会 诗句推敲猜哑谜

话说牝狐精变成胡小姐一般模样，分外娇娆十分。说：“俺略施小计。胡夫人已患病在床，小姐日夜侍奉汤药，龙生必进内问安。我就把窗前蕉叶儿变成罗帕。”只见他将叶摘下，吹口法气，等时改变罗帕，颜色甚是鲜明。上面

又是题诗一首，藏在袖内说：“把这做个钩儿，将机就计，却不是好看？我这般打扮起来，谁认得是真是假？”言之未尽，龙生来也。只听得龙生说道：“刚才胡兄来叫小厮去请太医，夫人昨晚赏花，怎么就病起来？”来到此间，过了中堂，那壁厢正是弱妹小姐的卧房。我如今故意做错走路头，撞将进去，看道怎么。呀！门儿闭上。在此我且（才弃）个红脸，凭他抢白一场。扣他几下：“开门开门。”门内问道：“是那个？”龙生道：“是我。”那假小姐开了门，见是龙生，故做庄厉之色道：“呀！我只道哥哥请医回来，原来是龙兄。为何到此？”龙生道：“小生闻知夫人有恙，特来问安。不想误扣了小姐的门儿。望乞恕罪。”说完就打下恭去。假小姐道：“母亲卧房你岂不知？自古道，男女授受不亲。你此来非出无心，我就去母亲跟前说个明白，看你怎生发付！”龙生道：“小姐不要发恼，小生天涯孤客，骨肉无依。幸蒙伯父母相留，今日偶因错走，便涉嫌疑。小姐必欲告诉堂上，使小生置身何地？望乞海函，饶过这次。”又打下恭去。假小姐道：“一定要说。”龙生急躁道：“咳！既然如此，小生就此告别去了。”假小姐道：“你往那里去？”龙生道：“心既不明，身难久住。天长地阔，何所不容？只是于伯父母处不能一别，于心缺憾。”那假小姐忽又改成媚容道：“呀！龙兄，你元来是个真诚君子。你到无心，我却有意。你在我家五六年来，人非木石，焉得无情？今日母亲在病，爹爹又不在家，我有几句话儿，一发对你说了。”龙生道：“小姐有话，请快说些。”假小姐道：“你既不弃小妹，何不央个媒人，向爹爹跟前求我为婚？那时老天怜念，百岁和谐，岂不是好？”龙生道：“久有此心，敢不从命。”正说话间，忽听喝道之声。假小姐道：“是我爹爹回来了。你妹子有罗帕一方，你可收着。帕上有诗一首，你慢慢去看，俺须回避也。”龙生道：“小姐既已退去，我若出去，到惹他疑，不如站在西边廊下，自有道理回他。”

却说胡连随着陈医官，遇着胡招讨回朝，一并到衙。胡招讨道：“龙兴快备金钱，待我占一课看。”又向陈医官道：“请足下少坐，学生就来奉迎。”转到内院，见龙生在西廊站立，问道：“呀，龙生为何在此？”龙生道：“小生闻知老姆贵恙，进来问安，在此等候。”胡招讨道：“多累了。”龙生道：“不敢。”胡招讨道：“敢烦贤侄到东厅陪陈医官少坐，即来相请。”龙生道：“领命。”遂自出去。胡招讨道：“胡连，你同妹子小英扶母亲出后堂来。”胡连道：“晓得。”他们遂将夫人扶出坐定。胡招讨道：“夫人，太医请到了。替你诊脉下药。”夫人道：“生受相公。”胡连道：“爹爹，你要放正经；医人不是好惹的。”指着他母亲道：“此位是什么人？”胡招讨道：“蠢才，是你母亲。却怎么说？”胡连道：“可知道既是在下母亲，却

是你的尊正。终不然教那医人蹑手蹑脚，摸上摸下，成什么规矩？”胡招讨道：“依你怎么样说？”胡连道：“母亲的病又不是胎前产后、吐血中风，不过是花园里受些风寒。待孩儿对医人说，是这等这等、那样那样，下两帖柴胡、半夏的药，怕他不好？”胡招讨道：“这到有理。”胡连道：“如何？”胡招讨道：“可将礼仪一封先送陈医官，就将病体委曲与他一说，要他留药三剂。说我改日面谢。”胡连道：“晓得。”胡招讨道：“夫人，你身上却怎么样？”夫人道：“头痛发热，口苦舌甘，还觉心跳。”正说话时，只见胡连走来说：“小英快通报，说龙相公来问安，教小姐回避。”却说龙生望着小姐，丢个眼色，绝然不睬，竟自避去。龙生背地道：“小姐恐哥哥看破，做个冷脸子去了。”胡连道：“爹爹奶奶，龙生在此问安。”胡公、夫人同道：“有累了。”龙生道：“岂敢。”胡连道：“药在此了。上面写着一个草头，三个一字，两个田字，是什么东西？”胡招讨道：“咳，怎么了，难道‘薑’字也不认得？那太医说是什么病？”胡连道：“他说风寒交并，食裹痰。”胡招讨道：“他用什么药？”胡连道：“不过是木香、豆寇，开胸窍。”龙生道：“那太医药也下得好。”胡招讨道：“便是。”叫小英把药拿去，教小姐亲自煎好，扶奶奶进去服药。对龙生道：“贤侄，今日多有劳了。”龙生道：“好说。”胡连道：“爹爹，母亲有病，孩儿又不耐烦割股，又不耐烦借寿，有个小意思在这里，不知爹爹肯么？”胡招讨道：“什么意思？”胡连道：“替母亲冲一冲喜何如？”胡招讨道：“休得胡说！你送龙兄出去。回来扶持你母亲便了。”这且按下不表。

却说龙生回到书房说：“有意栽花花不成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小生为弱妹小姐整整想了数年，今早把几句话儿动他，元来他也钟情于我，就与罗帕一个。他说有诗一首，慌忙之际，不及展看。且把门儿闭上，待我看它则个。”遂将帕抖开一看说：“好一个娇滴滴绿罗帕儿。果有诗句在上，待我念来：

花散清香月满轮，园林装点一时新。

晚霞到映深闺里，会春帘栊处处春。

这怎么解？又不是闺怨，又不是情诗，一定有个意思在里头，一时想不出来。烦闷人也。小姐小姐，你方才分明说的俱是此婚姻话，为什么诗句上偏说到天上月、晚来霞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莫不是戏耍我么？待我仔细寻味一番：想他说话之时好不亲热。他唇脂一缕，香气扑人。这诗句儿令我三思，总猜不着，好生急躁！呸！是了是了，他把四个字儿放在句上，约我花园晚会。我那小姐，别人才学藏在肚里，你的才学放在头上。我早知你绣口香肠，定有哑谜了。今日被你弄得好不耐烦。到手之时，先要骂你几句。被窝里、枕头上、耳根

畔，骂你个作怪活冤家。我想，花园正在小姐卧房之后，不能容易进去，怎生是好？且打发龙兴出门到那里，再作计较。”“龙兴那里。”龙兴道：“有甚分付？”龙生道：“你去请白相公，明日早来一会。”龙兴道：“今日晚了，明日去回罢。”龙生道：“你就在他家歇了，好要他早来。”龙兴道：“这些读书人最要背后寻事。我在那里歇了，到是主上门买卖了。”龙生道：“哇！快走。”龙兴只得去了。龙生道：“小厮去了。只是天色尚早，好生急煞人也。”且住。小姐到约定了，还有这些丫头怎么摆脱得他？料想小姐自有方法。我龙骧从不曾干这宗买卖，到那时，搂时手麻，做时心怕，却怎么处？呸！龙骧龙骧，你若见了他须阗阗，拣不得这搭和那搭，只得等待便了。

欲知佳期成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回 俊俏郎欣交玉洞 蔷薇花变化金钗

话说小英承小姐之命，前来说道：“俺小姐因夫人有病，今晚要到花园里烧香保佑。叫我先把香桌儿摆下，你看这牡丹亭、芍药栏、荼（上蔴+下系）架、木香棚、太湖石、金鱼池，好不齐整。我小英原是个船帮中的女儿，被那短命的拐来，卖于衙内做个丫头，也是命里应该。你看这香桌儿已经摆下，不免请小姐去也。”

却说那牝狐仙变成胡小姐娇滴滴的模样说：“早间罗帕题诗，投与那生，料他猜着哑谜，巴不到晚。争奈今夜真正小姐又来此处烘香，必须弄个通天手段，使他真假难辨。”说话中间，龙生已在墙外，不免将花园门开了，等他进来。只听龙生说：“待我隔墙一望，可有些影响儿么。内边却有闪闪灯光。呀，怎么花园门儿早已开在此间，我那小姐好不知趣哩。待我一径进去，看道怎么。”恰好遇见假小姐，说：“呀！龙兄，你为何趁夜到此？”龙生道：“你诗中把‘花园晚会’四字打头，这般哑谜难道猜你不着？”假小姐道：“帕上之诗实出无心。”龙生道：“这般说话是真是假？”假小姐道：“尘世间事有真的，就有假的了。”龙生道：“你说将起来，你是假的。”假小姐道：“假的到强似真的。”龙生道：“混话。”假小姐道：“你既然到此，且闪在芭蕉树下。待我烧香，保佑母亲。过了我还进去；安顿了丫头，再来与你讲话。”龙生道：“你进去定用真个出来。”假小姐道：“真的去了，假的定来。”龙生道：“又是混话！”假小姐道：“你过去罢，有件要紧事分付你。停会小英随我出来，你若一些的响动，不是耍处。”龙生道：“这个晓得，不须分付。”假小姐说是了，一时做出真和假，假假真真辨不清，竟自隐去

忽听内边咳嗽一声，龙生道：“小英持了灯，果然引着小姐来也。且闪在一边，看他怎生保佑。”只见小姐行来说：“妾身因母亲有病，无可为计，来此焚香祈祷，小英点起香来。”小英道：“小姐，香便有了，待取火来。”小姐道：“蠢才！这灯不是火么？”小英笑道：“早知灯是火，饭熟已多时。”却说那狐仙暗立旁边，说：“小姐在此拈香，待我取了他的金凤钗，别有个道理。”只见小姐拈香，跪到祝赞说：“天地神明，奴家弱妹，因母亲有病，愿减自己阳寿，增我母亲遐龄一纪。阿也，我那娘也，乞神保佑，望到白头。”遂叩下首去。狐仙趁着此时，将钗拔去，旁人那能看见。小姐起得身来，小英说：“你看残灯黯淡，寒露凄清，夜已深了。请小姐进去罢。”小姐道：“正是。怕夫人醒来知道不便，你收拾了随我进去则个。”龙生道：“呀！小姐为那丫头在身边，一径去了，倘或不得出来怎么了！”抬头一看，远远望见小姐独自转来，真个是天仙降临也。只听那假小姐道：“夜悬明镜青天上，人约黄昏绿树边。”两下相遇说：“呀，龙兄夜半三更，怎么还在这里？”龙生道：“正经话儿不曾讲得一句，怎么说这样懈气话！”假小姐道：“今晚迟了，明日讲罢。”龙生道：“小姐，你再想一想。”假小姐道：“没有什么想得。”龙生道：“早间的事儿。”假小姐道：“没有什么事儿。”龙先生道：“你诗题罗帕，我猜透了。到如今这般做作起来。说花园晚会话儿都是些胡诌乱诌，到这地位也由不得你了。只是搀着你走。”假小姐道：“搀我到那里去？”龙生道：“到西边空房里去。”假小姐道：“去做些什么？”龙生道：“我的娘子也，要把往日相思，今日勾了。”假小姐道：“阿也，我不去。”龙生道：“决不放手袖。”假小姐道：“羞人答答，怎么要干这样事？”龙生道：“做夫妻怕什么羞？”假小姐道：“从便从了。只是六礼未成，千金掷地，他日使有白头之叹，把我置身何地？”龙生对天发誓道：“老天，我龙骧若不得弱妹为妻，以死为期，决不另娶。”假小姐道：“听他热语，实难消受。罢了，落你的软兜了。”扶起龙生说：“龙郎，你肯疼着我么？”龙生道：“我那小姐，敢不疼你。”假小姐道：“咦，你真个疼我？”龙生才搂抱着，亲了个嘴。假小姐向他耳边道：“我是朵娇嫩嫩鲜花，你须慢慢操。”龙生道：“小姐何劳分付，洒家自有制度。”遂搂抱进房，就在太师椅上退去裙衣，云雨起来。龙生是未近妇人的，况且牝狐精又是西施转生，放出他的娇媚，令人魂销。龙生那里经受得起？只觉欲火烧动，真阳泄漏，两人情浓，在西房交媾不题。

却说小英执灯行来说：“小姐刚才烧香，掉了凤钗。不要说凤钗，便是凤毛也寻得出。为何满院寻遍竟不见影，奇了奇了。我回复小姐去也。”

却说狐仙欢欢喜喜地说：“亏俺千方百计漏的一点真元。龙郎龙郎，我的事藉你成了，只是你的事还须仗我。时下完你姻眷，随后了你功名。教那小姐将错就错，我也做个知恩报恩。他如今倦了，鼾鼾睡着，不免叫他醒来，打发他回到书房去罢。龙郎龙郎——”只见龙生被衣伸腰说：“好倦好倦。小姐你为何先起来了？”假小姐道：“奴见夜色将阑，送你到书房中去。”龙生将假小姐搂住，坐在膝上说：“天色尚早，再睡睡。”去又伸手解开假小姐的胸怀，将粉白的小乳儿摸来一番。假小姐说：“龙郎，我要你两件东西，不知肯么？”龙生道：“若有尽拿去。”假小姐道：“不要你别的，只要你口儿放稳，情儿长存。”龙生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假小姐道：“龙郎，我且问你，如今你道我是真的是假的？”龙生道：“如今是真的不消说了。”假小姐道：“痴人，只怕还是假的。”龙生道：“只要如此，便是假的也罢了。”假小姐道：“我送你去罢。”龙生道：“可从那里去？”假小姐道：“从房里出去。”龙生道：“有人撞着怎么了？”假小姐道：“他们睡着，一些不妨。待我扯着你走。”故意咳嗽一声。龙生道：“你偏咳嗽，被人听见，怕做出事来。我替你忧着，隔墙有耳，须防泄漏。”假小姐道：“到你书房了，你还好再睡一觉，将养片时。待我与你扣过门去。”龙生又在门缝叫道：“小姐，小姐，快转来，忘了一桩天大的事，今晚那里会你？”假小姐道：“啐！我夜夜在你书房宿。你睡罢，有人来了。”龙生惊问，他说：“我把小姐金钗放在书房门首，待胡连拾去，做个弄假成真。如今把夫人病儿放松，等他起来成就亲事，岂不是好？俺且去也。”

却说胡连早晨起来，欲寻龙生，走向书房门首，地下有一首饰，拾起一看说：“呀！这是我妹子钗儿，怎么掉在此间？咳！妹子妹子，你有些古而怪之，跷而蹊之了。我如今将纸包好，钗儿藏在袖中，先对母亲说了。待妹子到来，当面开看，使他无言可对。”转回后院，叫声“奶奶快来”。夫人道：“我的病才觉好些，你为何大惊小怪？”胡连道：“有件希罕事，特来告诉，但不好说。”夫人道：“想你做出歹勾当来了。”胡连道：“不是我，倒是令爱。说来恐人笑话。”夫人道：“哇！又要胡柴了。”胡连道：“妹子钗儿为何掉在龙生门首？”夫人道：“畜生！口嘴放好些，你亲妹子也来凌并！”胡连道：“你坐家不正，又要护短。”夫人道：“胡说，你拾的钗在那里？”胡连道：“拿贼要赃，获奸要双。须妹子来时方才拿去，看他怎说。”夫人道：“先唤小英来问，便知端的。小英那里？”小英到来说：“夫人有何分付？”夫人道：“你寻着金钗么？”小英道：“找遍花园并无踪迹。”胡连道：“你怎么不到龙相公书房门首去寻？”小英道：“大爷差了，花园里掉的，如何寻到那厢？”胡连道：“烧香是你跟随，往书房中去自然也是你引领的了。我有真赃

在此。”小英道：“小英不会嫖，又不会做贼，有甚么真赃？”胡连道：“阿也，分明说我！看你活脱是个红娘款段，不打如何肯招？”遂上前把小英拳打脚踢一顿。小英被冤，未免叫喊连天。小姐在绣房门闻得走来，欲问何故，胡连望见说：“呀！妹子来得好，你的钗儿呢？”胡小姐被他骤然一问，竟不即应。胡连向夫人道：“如何？你真赔了夫人又折兵了。”正闹嚷间，狐仙知道事发，说：“我再弄个神通戏他。”遂摘一朵蔷薇，换出金钗，却把钗儿挂在茶蔗架上而去。夫人哭道：“我那儿也！”小姐道：“母亲为着何事？孩儿一些不晓。”夫人道：“胡连将纸包拆开，与你妹子看。”胡连道：“这是真赃，待我拆来一看，怕你做人不成。”将包打开，却是一朵蔷薇花，被小姐、小英啐了几口，说：“你的话俱是臭屁！”胡连道：“好古怪，我不合做这没兴头的勾当。母亲、妹子骂我应该，连小英也来骂我。”夫人道：“是我叫他骂的。”胡连道：“罢了罢了。钗儿毕竟有个下落，我们同去寻寻。若找着了，尽你再骂一场如何？”小姐道：“使得。”胡连道：“待我先走。”夫人道：“不准，待我们同去。”进得花园，夫人向前一望说：“那茶（上蕪+下糸）架上挂的不是金钗？”小英闻言，急向前取下。这胡连却惊得伸出舌头呆了半晌。小姐用手指道：“你真是睡梦不醒。”小英道：“若寻不着金钗，便是跳东洋也洗不清了。”大家恨恨而去。胡连道：“活笼杀，分明金钗变成蔷薇，受他们一肚皮哑气。咳！以后做事不可造次。”下回如何，再听分解。

## 第五回 托友生通家作伐 邀隆聘公子辞婚

话说龙兴去请白生，天色已晚，留他住了一宿。次日清晨起身同行。走了好几时候，将近胡街，龙兴道：“已到门首了，请白相公厅上少坐，待龙兴去报相公出来。”白生坐下，说：“去请来。”龙兴走到书房门首，说：“怎么把门扣在此间？待我叫一声——相公！”龙生在内应道：“龙兴回来了么？”龙兴道：“古怪，怎么又在里头？白相公请到了。”遂把门扣去了。龙生问：“白相公在那里？”龙兴道：“在客厅上。呀！相公身上怎么怪香的？”龙生道：“不要多讲，去看茶来。”龙兴道：“是。”与白生相见，坐下。白生道：“且住，几日不见，怎么这光彩夺目，异香袭人。奇哉奇哉！”龙生道：“敢是取笑小弟。”白生道：“岂敢。果然姿容美似莲花，到像那里偷香窃玉来。”龙生道：“休得取笑。今日请老丈到来，不为别事。”白生道：“求见教。”龙生道：“争奈寂寞，意欲觅个姻缘。”白生道：“此事小弟时常在心，但不知谁家女子可以相匹？”龙生趋近指内说：“就在此间。”白

生道：“是了是了。这老先生又是令先尊的同僚，他的令爱又是通家兄妹。婚媾甚宜，必然见允。”龙生道：“此事全仗老丈执柯，小弟只怕此事不谐。”白生道：“怎么不谐？”龙生道：“怕的是炎凉世态，不就寒微。”白生道：“这个老先生是个古君子，必然允从。今日到是个好日子，只不曾备得帖儿和大衣服。”龙生道：“小弟俱已备下了。”龙兴道：“咦，好着人。”遂将衣服递与白生穿起。白生道：“龙兴你进去，看胡爷可在家么？”龙兴道：“恰好夫人起病，今日家宴哩。”白生道：“到也遇巧，龙兴，你送帖子进去。说白相公特来参拜。”龙兴持帖去了。龙生道：“老丈进去，小弟看个朋友，回来领教。”白生道：“少不得讨个喜信，回复龙兄。”

却说龙兴走到后所，见了胡公，把帖呈上。说：“外边白相公来拜老爷。”胡公接帖一看，上写“晚生白元钧顿首拜”。问：“这就是你们相公相知的么？”龙兴道：“是同会文的。”胡公道：“是什么衣服来？”龙兴道：“大衣服。”胡公道：“取冠带来。”龙兴取来，胡公穿了，说：“快请。”龙兴道：“白相公，有请。”白生上前施礼，胡公答拜说：“足下儒林梁栋，学海珠玑。小儿辈久荷熏陶，使老夫不胜感戴。”白生道：“老先生朝野具瞻，斯文宗匠，偶缘附骥，遂尔登龙。虽先辈不弃寒微，使后生不胜欣幸。”胡公说：“请坐。”白生道：“告坐。”胡公道：“看茶。”龙兴道：“有茶。”白生执杯打恭后，胡公道：“足下今日光顾，必有所教。”白生道：“晚生不为别事，特来替令爱做伐。”胡公道：“是什么人家？”白生道：“就是老先生通家子龙生。”胡公闻言，笑了一笑说：“哦。”白生道：“令爱是闺中女貌，龙兄是门下郎才，又是通家，真称鸳鸯。本来管鲍，再续朱陈。”胡公道：“婚姻非同小可，月下书儿须要端详。”白生道：“事在不疑，何用多虑？”胡公道：“别无可虑，只是寒荆钟爱此女，非吾能专。”两人方把茶杯搁下，胡公道：“足下暂且请回，待老夫与寒荆商议停当，容遣小儿走复。”白生道：“求老先生玉成此事。晚生暂且告退。”

胡公送出白生，转回后厅。叫小英请夫人、大爷出来，内边应道“来了”。夫人走来说：“相公万福。”胡公道：“夫人少礼。”胡连道：“爹爹、奶奶拜揖。”胡公、夫人同道：“罢。”胡氏夫人问道：“适才何人到此？”胡公道：“是冰人月老，须大家商量。”胡连道：“这是替孩儿做媒的了？”胡公道：“不。是替你妹子作伐。”夫人道：“他提那一家？”胡公笑道：“你道是那一家？”胡连道：“想是王家。”胡公摇头道：“不是。”胡连道：“这等是李家？”胡公又摇头道：“也不是。”夫人道：“还是那一家呢？”胡公道：“是龙郎央彼来说的。”夫人道：“怎么回他去了？”胡公道：“我方才言语吞吐。”夫人道：“相公主意还是许他么？”胡公道：“想来

这姻缘颇好。但他现在漂泊，又无舅姑。所以狐疑那人道，想龙郎昂昂气宇，一时青云路阻，终是一个出头日子，何妨许他。”胡公道：“夫人意思是许他的了？”夫人道：“女婿必要读书人才是。”那狐仙早已暗中窃听，众人那得知晓。胡公向胡连道：“连儿你的主意却怎么？”胡连道：“他是癞蛤蟆想天鹅肉吃。论相貌，非富即贵。”背地说道：“难道金钗再能变成蔷薇花么？”“若过聘时，须要他夜明宝珠。”胡公道：“你看又胡说了。夜光之珠世间那讨？他是故家儿女，传家之物一定也有几件。倘若没有，也就罢了；若是有时，也是两家体面，孩儿去对媒人白先生说便了。”胡连道：“依孩儿的主意，要他祖母绿猫儿眼、金刚钻夜明珠挑几挑来才许他哩。”胡公道：“不要胡说。”正是：两家情愿是妇亲，何用金银共宝珍。

他们一家商量回去，这狐仙在旁听得明白。说：“胡连这厮要龙生宝贝过聘，只可奈何得龙生，奈何得我来么！时下金兀术暗藏明珠，求援秦府，不免到那里尽可取来，付与龙生便了。”列位，你道古人那两句说得好，这叫做：不旅万丈深潭计，怎得骊龙颌下生。“俺去取珠去也。”不知果得珠否，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回 寄蜡丸求援宰相 盗明珠持赠情郎

话说中朝有王庆，已投归金兀术部下，现被岳元帅困住，遣他秦府求救。路上难行，只得扮作商人模样，走来说道：“咱家王庆的便是。产在中朝，身归外国。蒙兀术四太子收允部将，视若腹心。今被岳少保将太子十万余重围困朱仙镇上，水泄不通，危在旦夕。忙忙写下一书，封闭蜡丸，叫我赴水潜出重围，送与秦太师，求他做主，班师解围。俺太子旧与夫人有些话头。另有一丸，叫我瞒着太师，送与夫人。路上恐有细作，扮作商人，来到临安。早是丞相府前，门上有人么？”守门人道：“相府深如海，闲人何事来？”王庆道：“我不是闲人，边上报机密事的。”守人道：“既是报机密事的，干系重大。替你通报，须要小心。”王庆道：“晓得。”

却说秦太师升堂坐下，说：“咱家秦桧是也。官居极品，宠官群僚，卖国欺君。笑骂从他笑骂，瞒天吓鬼，好雄到底好雄，旧在金邦与兀术四太子曾有生死之誓。叵耐岳飞这厮倔强不服，久欲除此心腹之患，以报太子，恨无机可乘。且待边报到来，再作区处。”守门人禀道：“启爷，边上有人伺候。”秦太师道：“着他进来，汝等回避。”众人退出。王庆转来跪到，说：“王庆叩头。”秦太师惊起答拜说：“王庆，你是大金使臣，太子心腹，怎么行这

个礼？”王庆道：“不敢。”秦太师道：“我且问你，你此来必有什急紧事情。”王庆道：“四太子被岳少保围困朱仙镇上，危在旦夕。有书拜上，求丞相爷邻念旧情，早赐答救。”秦太师道：“书在那里？”王庆道：“在蜡丸内。”秦太师道：“取上来。”拆开一看说：“元来一缙纸条上画着兀术命在旦夕，恩相早早搭救。噯！”又道：“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，叫我怎么救援？”王庆道：“丞相若不行救，太子决无生理。闻夫人甚有识见，何不请出来求他一计？”秦太师道：“这也说得是。叫彩云请夫人到后堂来。”内应道：“晓得。”夫人遂上堂来，道了万福，坐下。王庆向上叩头。夫人道：“起来。王庆，你为何到此？”王庆道：“四太子被岳少保困住，特来求救。那朱仙镇上有十万条性命，非同小可。”夫人道：“听他言辞惨然，妾闻朝廷新造金牌二十四面，专制边上将官。何不假传到彼，要他急急班师，岂不解他困厄？”秦太师摇头道：“只怕不通。”夫人道：“相公须看妾薄面。”秦太师道：“罢罢，依你做去。王庆，你回去多多拜上太子，休疑我富贵就忘贫贱了。”王庆道：“若得如此，感恩不浅。”只见秦太师低声道：“岳飞岳飞，一霎回朝，祸事难免了。”王庆道：“小将今晚就回。”秦太师道：“且待明朝起身。”王庆道：“只是小将归心如箭。”秦太师道：“你不须挂牵，我就把金牌速遣便了。”说完前行，夫人随后。王庆趁空向夫人下一小跪，将袖一点，夫人亦点头而去。王庆说：“太子密书不好投得。已打个暗号，想夫人明白了，少不得有个下落，且到耳房中睡着，候他便了。”

却说彩云承夫人之命，执着灯儿走到耳房门首，低声唤道：“王庆。”王庆内问道：“是那个？”彩云道：“是小奶奶到这里。”王庆道：“我的娘，吓得一身冷汗。”彩云道：“啐！我又不是偷营劫寨的贼，为何害怕？”王庆道：“你真个是谁？”彩云道：“我是府中姨娘彩云姐姐，难道不认得了？”王庆道：“是了。方才见过，我又忘了。如此夜深，因何到此？”彩云道：“夫人见了你的手势，差来问你。”王庆将蜡丸拿去说：“是太子送与夫人的土宜，你快拿去。我是辛苦人，要睡去。你自把蜡丸收好了。”遂进去，把门闭上。

却说那狐精看得明白，闪在彩云背后，将烛吹灭。彩云失一大惊，说：“呀，怎么倏忽地冷风吹背，烛儿又已灭了，怎么处？”不觉昏昏迷迷，坐在地下。狐仙笑道：“我将丸内明珠换个梅子，别的东西都不要了。”遂隐隐闪去不题。

彩云方才醒转，说：“阿也，怎么一阵冷风吹灭了灯儿？一个头眩跌在地上。”且喜蜡丸还在手中，不免叫起夫人，悄悄与他：“夫人夫人！”夫人应道：“彩云来了，那人有甚话说？”彩云道：“四太子送夫人蜡丸一个，里面

不知是什么东西。教不可使丞相爷知道。”夫人道：“不要多说，将上来。”夫人展开一看，说：“呀！原来是一个青梅，一络纸条。有诗四句：合浦珠仍返，天涯人不归。玉关孤月冷，洒泪透征衣。啊呀，这个臊羯狗好生无理，将这梅子放在丸内做个哑谜，倘央个媒人来娶我怎么！彩云你来，将这蜡丸放个圆眼在里边，与那人送还。太子今后不可再将私书往来，说金牌就遣行了。”彩云道：“晓得。夫人，那四太子蜡丸中梅子，夫人猜他要央媒人来娶，这个着了；夫人回他个圆眼是甚意思？”夫人道：“蠢丫头，这叫做望得眼圆了，你不省得？”彩云笑道：“元来如此。妙妙，又学得个哑谜儿了。”将丸送在外厢不题。

却说龙生拜朋，次早方回，说：“昨晚就宿湖边，不得回来。嗟，我到做个失信人也。今晚小姐必定出来，把门儿半掩，和衣打睡，候他则个。”遂靠着桌儿睡去。那牝狐仙执定明珠走来说：“呀，门开在此。你看门儿半开，灯又昏残，竟和衣睡去。龙郎龙郎……竟唤不醒他。真可怜他形影相吊，推他也是不醒。啐！想是为我梦琐阳台么？待我着实推他一下。龙郎醒来！”龙生睁开眼，看见假小姐说：“你几时来了，我等候倦怠，不觉睡去。央媒说合曾有下落否？”假小姐摇手道：“说你零丁无依，还容商议？”龙生道：“说将起来，亲事不能成的了？却怎么好！”假小姐道：“龙郎，你还不知道，爹妈俱已应承，只是我家哥哥，要你宝贝过聘哩。”龙生道：“我是寒儒，那讨宝贝与他？”假小姐道：“明知你囊篋不饶，故意打敲你哩。”龙生道：“我是个四壁相如，所有者胸中的书，手中的笔，再要搜寻，丝毫没有了。”假小姐道：“你且不要忙，聘礼我替你备下了。”龙生问道：“是什么东西？”假小姐取珠与他一看，龙生道：“呀！一出袖中，四壁灿然，夜光之珠，小姐何以得此？”假小姐道：“这是小时我家外婆与我的。”龙生道：“你一向藏在那里？”假小姐道：“自己藏着，并无有人知道。你将珠儿拿去，我两人婚姻全仗于此。”龙生接珠在手，说：“承小姐这般用心，小生何以相谢？”假小姐道：“你把什么东西谢我？”龙生道：“我将肉身谢你罢了。”假小姐道：“你的身子原是我的，怎么叫做相谢？”正说话间，却说龙兴朦胧之中，听得书房的声喧，只当是主人说梦说，走将前来说：“你看门儿亦开在此。”慌得那狐仙吹灭银灯，隐藏而去。龙生拿定明珠，迎将出来说：“狗才！吃了一惊，吃了一惊！”龙兴道：“相公着了手？”龙生道：“什么着手了？”龙兴道：“相公手巾是块火。”龙生道：“不是火，是颗明珠。明日你送与白相公，作聘小姐的礼物。”龙兴道：“相公，借龙兴瞧一瞧。”龙生递与龙兴看，他接过珠来，随口将锣鼓胡舞一回，龙生喝道：“没规矩的狗才，什么模样！”龙兴道：“你也来，大家跳一跳，你是龙生，我是龙兴，左旋右转起来

，岂不是个二龙戏珠么？”龙生道：“哇！好生放肆，少打！明日将珠送去，多多拜上白相公。”龙兴道：“晓得。”正是！得他心肯日，果然是你运通时。不知能受聘否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回 议雁礼忽来宝物 主婚姻哭尔躬征

话说白生受龙生之托，求亲胡公，未得即允，未免盼望。说道：“姻缘姻缘，事非偶然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龙兄亲事，胡老先生与夫人皆已允从，只是胡兄勒指聘礼，怎么是好？相见之时，须用再四劝他，完成此事。”却说胡公子承他父命，特来回复。进厅相见后，白生道：“正要求胡兄赞龙兄赞成婚事。恰好又赐顾了。”胡公子道：“姻亲美事，小弟自然撺掇，只不知龙兄怎么样下礼？”白生道：“婚娶论财，最是恶风。岂不闻古人荆钗尚然为聘？”胡公子道：“怎么看得戏文中的穷酸样子！”白生道：“依兄主意，要怎么样下礼？”胡公子道：“礼币之外，也得些奇珍异宝或连城之璧，或夜光之珠将就罢了。白兄，我家舍妹论他容颜，是阆苑仙子；即他才学，也是女如校书，人间鲜有。如何轻易许可？”白生道：“龙兄又是人杰，令妹又是女英，这也是天然的佳配。”胡公子道：“那龙生时下浪迹，恐终偃蹇。”白生道：“咳，料他才情，不是池中之物。你与他自幼同窗，难道不晓得他的学问？”胡公子闻言，笑了一声。白生道：“胡兄为何发笑？”胡公子道：“笑着龙兄。”白生道：“却怎说？”胡公子道：“笑他必是梦见槐花，就要想黄袄穿哩。”白生道：“论姻缘，自是五百年结就的。你不要把龙兄看左了，他是个困马周，才华终是能显的。”胡公子道：“舍妹也不低。”白生道：“却又来，正撞着贤（子血）光。该当联姻了，要他别的过聘还有些理，怎么勒他宝贝，那里有的？”胡公子道：“若没有宝贝，只是拳头大一颗夜明珠也罢了。”白生道：“这真是逼勒煞龙生也！他除非是化作鲛人能泣大珠。”两人正争论间，只见龙兴已到面前，说：“呀，大爷先在此了。”白生道：“龙兴来了，你家相公可有什么话儿么？”龙兴道：“听禀。他说公子似黄梅时节天。”白生道：“说着了。”胡公子道：“怎么叫做黄梅天？”龙兴道：“黄梅天容易晴，容易雨，等闲就会把面变了。”白生道：“一些不差。”胡公子道：“只怕是说我哩，你且不消多说，刚才与白相公说过了。只是拳头大一颗夜明珠也将就了。”龙兴道：“大爷只要夜明珠，这打什么紧。我龙兴这颌下有这件东西。”胡公子道：“这狗才，想你采了月华，颌下生珠么？”龙兴道：“到也差不多。”遂将怀中珠儿取出，擎在掌中说：“这可是么？”胡公子

看见，一竟呆了。白生从旁道：“果然好颗明珠。”又大笑起来说：“龙兄，你真似裴航，要谐姻眷就能觅得玉珠，奇哉怪哉！胡兄胡兄，过来赏鉴一赏鉴。”只见胡公子摇头吐舌，又羞又呆，不敢作声的光景。龙兴道：“白相公把珠收好。”白生道：“你对相公说，四月十三日，黄道吉日，周堂俱利，待我送你们相公入赘便了。”龙兴道：“晓得。”白生道：“胡兄可还有什么说？”胡公子道：“茅厕跌到，屁也没的放了，就此告别。”正是：

文君正合配相如，月老冰人话不虚。

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话说牝狐仙在暗地里说道：“我这一会费了多少力气，弄得龙生亲事成就。只是今晚蕉帕事儿，一定露了，怎么遮掩得过？龙郎龙郎，今晚尽你受用，却不知道亏着那一个来。小姐小姐，你要知山下路，须问我过来人。今夜那人有多少家数，呷许多甜言蜜语，好不着人知趣。到那地步，又细下功夫。噯，想他也没用了。那小姐知道我先到手时，还要气我不过哩。咳，我好没要紧，几乎忘乎本来面目。且到洞房之中，花烛之下，显个小小神通，回头去看自家正果，岂不是好？”正是：

春来春去为花忙，花又随风别处香。

这且按下不表。

却说胡公夫妇俱冠带起来，坐在中堂。说：“夫人，吉辰将近，怎不见龙生到来？”夫人道：“想必也就到了。”再说龙兴过来，他道：“暂离娇客马，来到老爷家。我家胡公叫我打点一应入赘仪从。诸般俱已停当，谁想临安城中从来没有宾相，倘若胡爷要将起来，纸画泥塑，又轻又重。在下心生一计，假扮一个宾相，胡谄几句诗儿，骗他赏包，有何不可？”进了中堂，禀：“老爷夫人，相公到了。”胡公道：“着宾相伺候。”龙兴道：“已在门首，不敢擅入。”胡公道：“着他进来。”龙兴道：“晓得。”小英转上来：“启老爷、夫人，小姐妆束完了。”胡公道：“待宾相到来，自然有请。”胡公子道：“龙兴，叫宾相进来。”龙兴道：“叫宾相！”他却转到外边，将借下戏班中白胡须带上，应道：“来了来了。”故装老人咳嗽说：“宾相叩头。”胡公道：“起来赞礼。”龙兴装老人声音道：“销金帐下剔银灯，节节高歌乔合笙。红绣鞋行锦绣道，杨花引出祝台英。”胡公子道：“只有个祝英台，那里有祝台英？”宾相道：“祝英台便不叶韵了，我正笑如今作曲子的，不叶韵偏要叶做祝台英。请请请，仙郎入画堂。”胡公子道：“龙兴不知那里去了？怎么叫这个花嘴老人家来？”倏相道：“宾相原是老人家，曾见蟠桃

几度花。请得新郎来下马，登时生个小娃娃。”胡公子道：“难道这容易？”宾相道：“只要他会做人，请请请。”龙生走来站住，宾相道：“请请请，小姐出画堂。碧纱窗下画双蛾，八幅罗裙着地拖。恰似嫦娥离月窟，三年就好做婆婆。”胡公子道：“怎么这样快得紧？”宾相又道：“又道日月如梭趁少年。请请请。”小姐扶来站住，喝拜天地，又喝拜胡公夫妇，然后交拜。胡公子道：“拜见爷爷奶奶了。把好话赞上来。”宾相道：“爷爷奶奶不是人——”胡公子喝道：“哇！”宾相道：“蓬莱仙侣谪凡尘。今日华堂来祝寿，双双活到一万斤。”胡公子又喝他：“宾相道一万春，没了牙齿，字眼不真。”又分付把新人赞来。宾相道：“二位新人用当真，当真之处要殷勤。到得明年正月半，金盘捧出玉麒麟。”胡公子道：“你怎么晓得正月半生儿子了？”宾相道：“我是一掌金，掐过了。如今四月，到明年正月半刚刚十个月，是真正的花下子。”胡公子道：“龙兴狗才好不中用，那里寻这个花嘴老乌龟来！”宾相道：“我是杭州一老翁，胡须雪白响喉咙。今日成亲求赏赐，只要十两好纹松。”胡公子道：“怎么叫做‘纹松’？”宾相道：“纹者细也；松者丝也。”胡公道：“小英，赏他个包儿。”宾相道：“还讨夫人赏。”夫人道：“再与他一包。”宾相道：“还讨小姐的赏。”胡公怒道：“小英，换他起去！”小英近前把他胡须揪去：“阿呀，这宾相原来是龙兴假扮成的！”胡公道：“这小厮怎么假装宾相？”龙兴道：“这世间人宜假不宜真，百凡事假得去就好了。”胡公道：“快斟酒来！”龙兴忙把衣服脱去，说：“这等仍旧是龙兴了。待我送酒。”

一家正庆喜筵，尚未送入洞房，忽然来一个报子，慌慌张张说：“报报报！为急紧军情事，请老爷看报。”胡公离座接过一读——河南部统制吴玠一本，为缺官防守要害事，奉圣旨着都招讨胡章，即刻提兵五万人，速到河北地方设法防守，毋得违慢。钦此。“我知道了，叫龙兴赏他酒饭。”龙兴道：“是。”报子道：“谢老爷赏。”遂自退去。胡公进内说：“夫人，朝廷命我出守河北，现在即刻起身。”夫人道：“喜筵未完，事出仓促，如何是好？”胡公道：“小英，快请大爷来。”小英道：“大爷有请。”胡公子道：“把酒刚归座，催人不断头，胡老先生好不知趣。区区正陪大媒吃酒，有何见教，打断酒兴？”胡公道：“朝廷差我出守河北，就要起马。叫你来时，有话分付。”胡公子道：“爹爹不要性急，完了酒筵去罢。”胡公道：“军情急紧，怎好稽迟。夫人须了花烛之事，不可草草。”夫人道：“晓得。”胡公道：“孩儿不要游荡，须料理科场的事。”胡公子道：“知道，只是媳妇要紧。”胡公道：“少年妙才，贤婿今秋还当努力。”龙生道：“谨奉教。”胡公道：“夯妹你既尔于归，当循妇道。”小姐道：“孩儿敢不奉命。”夫人道：“既是如此

急遽，行装尚未整顿。”胡公道：“只将宝剑、锦袍交付于随行军士便了。”那时有一军官走来说：“门上通报，兵部张爷差来，迎请胡爷到大校场交割兵符牌印。”胡公道：“叫他们伺候着，就此起程前去罢。”回到后所，夫人们未免喜中含忧。胡公道：“快不要如此。”胡公子说：“爹爹请一个上马杯如何？”胡公道：“不消了。众将官就此起马前去。”胡公子叫：“龙兴备马，随我送去。”夫人回来，方安排喜事。不知入了洞房，倘提旧事，必惹惊讶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回 提往事洞房闹错 约相会衣上留题

话说夫人打发胡公启程之后，才叫：“小英执烛，引相公小姐入洞房。”小英道：“晓得。”走到兰房，夫人说：“小英在此，好生伏侍。”正是：眼前得快婿，脚下失娇儿。小英道：“相公、小姐，老夫人去了。我小英也交付台场，方便你们去罢。”小姐道：“小英在此伺候，不要去。”小英笑道：“啊呀，小姐，今后你挣斗，小英替你不得。龙相公你须放些手段。小姐是熟路途，下子漏了网，半夜三更没寻处。我自回避去了。”正是：娇枝未惯风和雨，分付东君好护持。龙生笑道：“小姐是熟了的了，何须你这个丫头多嘴。小姐小姐——”弱妹并不应他，龙生道：“堂上便是新人，房中依旧是熟人了，且把酒奉一杯。”弱妹走开，龙生又执他手，弱妹又撒手走远。龙生道：“哦，小姐想是吃恼了，把旧话且休题罢。”小姐背着道：“听他言辞，心下惊疑。”龙生道：“自惭玉树旁蒹葭。”小姐道：“可怪言词句句差。”龙生道：“落花已自随流水。”小姐道：“味，流水何曾恋落花？”龙生道：“小姐，怎么还装这个嘴脸？”小姐将扇遮着，并不答理。龙生道：“小姐，我和你容易到得今日么？生生盼到今朝，得成连理，想那花园晚会似隔千里一般。”小姐道：“呀！我是不离闺门，这话从那里说起？”龙生道：“是我不是了，旧事提它怎么，请睡了罢。”小姐又不睬他。只听谯楼已打三更点了，龙生要代他卸妆，说：“小姐其新孔喜，其旧如之何，待我把灯吹了。”小姐将扇遮住，不准吹灭。谁知那狐仙早在暗中偷觑多时，仍在暗地站立听他相闹。小姐腹内自忖说：“这书生甚不达礼，合盃时节胡言乱语，是何意思？我且走去。”龙生向前拦住说：“小姐，你到那里去？”小姐道：“我去娘跟前讲明是非再来。”龙生道：“你会讲，我也会讲。”小姐道：“你讲些什么来？”龙生道：“将你送我明珠罗帕，约我花园晚会。”小姐道：“见鬼了，有甚么明珠与你？”龙生道：“夜明珠难道不是你的？”小姐道：“呀，有什么

帕与你？”龙生道：“绿罗帕，我现收拾！”却说小英听得戟戈，报与夫人，已在外窃听了。小姐道：“怎么有许多胡说？”龙生取帕出来说：“这个帕儿是那个与我的？”狐仙暗中向帕上吹口法气，早已改换。龙生惊讶道：“分明一个罗帕，怎么变了一片蕉叶？”小姐道：“分明是着鬼迷！我那爹娘也，好人家儿女怎招这样邪人为婿？”龙生道：“小姐这蕉叶你当作红叶，倩着他题诗为媒，寻我佳配哩！”小姐跌脚道：“一发了不得！”叫小英快来。那狐仙方才退去，小姐欲开门，龙生上前拦住，“小英小英，快请夫人来。”小英答道：“来了来了，老夫人也在此。”小英持烛，夫人看他两人各立东西，说：“呀，你两人今谐伉俪，为此这等光景？贤婿为甚叹气？我儿为何泪流？你叫我来，有甚话说？”小英说：“小姐，你说一句话儿，缘何做那欲语不语的模样？”夫人向小姐道：“你百岁夫妻，好在此夕，莫要差池才是。”小英道：“你女娘们有忍耐，也看小英面皮罢。”向龙生道：“相公，鸡要叫，天要明，人要倦，没要紧。”又向弱妹道：“小姐，鸡叫了，天明了，人倦了，少不了。”又向龙生道：“相公不要说别的，你看那雄鸽子，他呱呱呱呱，赶着那雌鸽子，那曾见雌的来赶你雄的？依着小英，你还过来。咦，你也要乔作势么。”龙生指着小姐道：“他那壁骂得我无言可对。”小姐指着龙生道：“我这壁难受过的恶滋味。”说完急急跑去。夫人道：“小英，快请小姐转来。”小英赶去，倏息转回，说：“暖哟！小姐听罢便回到牙床上睡了，那里肯来？还用夫人亲去要他才来。”夫人道：“小英，你在此劝解相公，待我自去。”小英道：“相公，梅子开花就燃酸起头，你好家数，还用小英做师父教导你哩。他年纪幼小，须用温存，再不然就跪他一跪，也就皈依你了。笼住的鸟儿竟被他飞去，可发一笑。”龙生道：“到是你说得有理，你快去请来。”小英道：“也罢，今晚正是你罗纬中用人之际，我替你走一遭来。”小英去后，龙生疑道：“且住，明明一个罗帕，一时变了蕉叶。小姐怪我提他旧事，翻了面皮，一经去了，叫我好不耐烦。且坐着，待夫人、小英去请来再作计较。”遂闭目不觉睡去。

却说那狐仙看得明白：我且取他衣襟，再题诗一首，袖中出笔写道：蕉叶即罗帕，仙姬点化成，端阳天目会，指点尔前程。闻道神仙不可接，心随湖水去悠悠。俺且去也。龙生醒来说：“呀！怎么打起盹来？看衣襟之上有字两行，墨迹未干，小姐又进去了，是谁写的？”将诗念完说：“怎么有这样怪事？且将此衣穿在里面，慢慢详察，待小姐来时陪个小心便了。”忽听夫人嘱咐小姐说：“娇儿休得如此执谬，快安置了罢。”只见小英扶着小姐，进了洞房。抽身回去，把门儿扣上，同夫人转去。龙生说：“小姐小姐，是小生多说的不是了。”再三讨饶，方才就寝。虽效于飞之乐，终觉心中耿耿。要得此事明

白，须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九回 都招讨征路逢将 狐大圣叩仙脱胎

话说胡招讨统领貔貅，前往河北整顿封疆。一声分付道：“将校听令，此去逢山开路，遇水叠桥，星夜赶到河北，毋得迟慢。如误事者，军法从事。”众应道：“得令。”又分付道：“趁此天色晴明，众军快趲上去。”只见摆队向前，这且不提。

却说有一黑脸双鞭、红脸大刀，两位将官领着一队军马，也往前来。他说小将呼延灼，那个说小将关胜：“吾等奉宋公明哥哥将令，受了大宋招安，东荡西除，南征北讨，众弟兄多有散失。独我二人归投岳少保帐下，蒙主帅差我二人前往河北打探刘豫军情，将校须索趟行则个。”众应道：“得令。”恰遇胡招讨行营在前。众军启禀胡爷说：“后面一队军马打着岳字旗号赶上来了。”胡招讨道：“将校们，扎住了人马，前去打探报来。”众应道：“得令。”他队军兵亦禀报将军说：“前面有兵马扎住在此。”二将军分付，摆下阵势，去看端的。胡爷营中军问道：“你们是何处兵马？”他答道：“是呼、关二将奉岳元帅将令，前往河北缉援探军情的。你们是何处兵马？”胡爷军答道：“我们正是新任河北都招讨使胡爷的军马，待我们禀上，启爷——岳元帅差呼、关二将前往河北缉访军情的。”胡招讨道：“快请相见。”二人闻言进了大营，说：“招讨大人，小将们盔甲在身，不敢施礼。”胡招讨道：“二位将军请了。下官钦奉敕旨往河北守御地方，幸遇二位将军，可谓有缘。”二人道：“小将们奉元帅将令，正往河北缉探军情，愿作后部，扈大人前去。”胡招讨道：“如此甚好。将校们，天色尚早，赶过黄河，靠着北岸安营扎寨。”众应道：“领钧旨。”

按下他合营一处商议军情不表。且说那牝狐仙留诗龙生，约会天目，他先亲求自己的正果，说：“俺修真三世，炼气千年，亏得龙生已供得些丹头在肚子里了。但仙胎虽结，不得上真点化，怎生脱得这副皮毛？闻得各位大仙将到西山，候他来时向前皈依，求个解脱，却不是好。俺想从苧（上艹+下维）村被范大人赚去，断送吴王，转眼又许多时候也。俺且在此等候诸仙便了。”

却说先来到八仙中，四位大师你道是谁？原来是钟离、洞宾、铁拐、果老，一齐同来。说：“今日里为一个多娇，他在睡酣处，唤他觉悟。”早看见狐精伏地叩头。众仙道：“列位师父，你看这孽畜，千般做作，藏头露脚，怕漏他虚花貌哩。那女人你为着何事只管叩头？”狐精道：“弟子敢求列位师父们

的长生不死的方儿。”众仙大笑道：“你要咱们不死的方儿么？想是才懂得，走错了路了。求咱们长生药，咱们不是仙家，你错寻了路头也。”牝狐道：“弟子千年来打磨下一双慧眼，好不认得真哩。”众仙道：“那范蠡年少，随他归去，趁秋风泛五湖，何等快乐。”牝狐道：“这些旧事不索重提，弟子只求列位师父们一粒蜕化的金丹。”众仙笑道：“你受用过刘阮的风流，把朱颜留住，尽可逍遥。”牝狐道：“弟子一心向道，再不要提起欲界事情。”众仙道：“哦，你要除欲界，只怕洗不净那‘花园晚会’四个字儿哩。”牝狐含羞道：“弟子惶愧知罪了。”众仙道：“你将蕉叶变成罗帕，瞒了聪明的弱妹，骗了懵懂的龙郎。”牝狐道：“这是弟子傍门外道，从今皈依正果了。”众仙道：“你要皈依正果，须翻一个偌大的筋斗才好哩。”牝狐仙叩头道：“但凭师父们点化。”众仙道：“你起来须听咱说。再不许你付粉弄蹊跷。拜斗逞妖娆，丢开风月场，金蝉好脱壳。”钟离大仙道：“这妮子既然坚心好道，纯阳子，你收他在门下做个弟子罢。”洞宾道：“师父在上，弟子怎敢？”众仙道：“不必谦逊就是，你替他翻个筋斗，待他早登正果。”洞宾稽首道：“列位师父，你弟子吕岩却抖胆了。柳树精何在？”只见柳树精走来，说道：“黄鹤楼前一株柳，撞着师父来吃酒。一时点化上蓬莱，长年只把丹炉守。师父叫柳树精，有何法旨？”吕仙道：“叫你竖腰捱肩，撩他到大海去走走。”柳精道：“师父，这个标致妇人只怕吃不得这样鼻头酸哩！”吕仙喝道：“咄，你负他去洗澡，除去尘器，另换皮毛。你两个回来时节，咱赏你几粒金丹便了。”柳精道：“来来来，小娘子，你将俏身子跨着我的肩臂，这两只小脚不要撑开哩。”牝狐道：“撑开来便怎么？”柳精道：“俺有个柳树桩儿，碍着你不当稳便。”牝狐道：“说也不该。”柳精道：“俺领着师父的法旨，大海中走一道来也。”竟将牝狐驮起而去。吕仙道：“列位师父，咱要他翻这个筋斗不是耍处，你看他忽刺刺架着一朵祥云，前往弱水涡儿去也。”众仙道：“咱家今日用个金针拨开瞳子，救他儿曹。”吕仙道：“你看那女子，脱了凡胎另换一套妆束，那海中龙神幡幢鼓乐送上来也。”

柳精把牝狐卸肩来，牝狐向上叩头说：“弟子叩谢师父，今日方登大道。”众仙道：“起来。柳树精，你到海中可见些什么来？”柳精道：“俺过他龙王庙，他叫拿住柳树精，逼要随身宝贝。俺说不曾带得，下次补来，他还不肯。叫虾将军、鳖都督执戈擒我哩。”吕仙道：“咄，胡说！去守丹炉者。”柳精应去。牝狐道：“敢求师父替弟子取个法名。”吕仙道：“还是老师父。”钟离道：“你用过苦功三千余年，今日方归大道，取为‘长春子’罢。”牝狐道：“多感师父了！”众仙道：“长春子！”牝狐道：“弟子有！”众仙道：“你有一桩心事未完，你须听俺分付。你有一个大恩人未曾报答，须要在科

场助他个朱衣点头，再要到阵场，帮他个凯歌奏捷，成全事业，克结前程才是。”长春子道：“谨领师父们教言。”不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回 兰房中泄漏诗句 天目山欣受册书

话说龙生成亲之后，过了数朝，虽当合巹之时经翻争闹过来，已归和好。他说：“那晚花烛之下，我只道小姐是个旧人，那知道还是个处子。看将起来，两个小姐形容笑语，一样无差。前日相遇的小姐，不是仙姬定是神女，小生何缘有此奇遇？今日且喜新小姐到岳母处问安去了，不免将那旧小姐衣上之诗赏玩一番，有何不可？”取出衣来，把诗念了一遍说：“他原来约我端阳之日，在天目山相会。想将起来，他与我何等恩爱，何等缱绻，总是妖怪料不害我。看他诗儿字儿好不令人动火。想他容貌才华，有多少风韵。端阳已近，果然在天目相逢，不知如何殷勤哩。”却说那小姐早在窗外窃听，不肯少离。龙生又道：“到那时也不敢分别新旧。总是相亲的，我若亲了新的，怕旧的生嗔；我若亲了旧的，又怕新的生嗔。咳！到添些闷怀。他若是两边问我，还是那边亲的是呢？”只见小姐急忙闯进，把衣夺来，掷在地下。龙生仍将衣儿拾起。小姐道：“读书子不学好人，谜暗藏春，瞒人也太狠些。将几句情词又来勾引了。”龙生道：“什么情词？小姐请再一看。”小姐说：“你读与我听。”龙生把读了一遍，小姐道：“今日也蕉叶，明日也蕉叶，你好好将题诗的还了我就罢。”龙生道：“小姐在此，小生也在此，你道是那个题的？”小姐恼道：“呸呸！如何不招人唾骂！”只见龙生有欲说不说、欲吐不吐的款样。小姐说：“这等你是不肯说的了。”龙生沉吟道：“再休题起根由。”小姐道：“不要沉吟，有话便说。”龙生道：“说便说，小姐你却不要吃恼。”小姐微笑道：“我不恼，你说来。”龙生道：“我说了呢。”小姐道：“你说。”龙生道：“晚会花园，还有说不出的这个那般……”小姐道：“啐！又是什么晚会花园了，我那曾在花园会你？有什么云云？”龙生道：“真真！”小姐道：“敢是什么精怪假托是我？且问你这一晚，你与那精怪做些什么来？”龙生道：“他与我先谐秦晋。”小姐道：“咳，不好了。这诗儿是几时写的？”龙生道：“花烛之下留诗为信。”小姐道：“阿也，一发不好了，这精怪也到我房里来了。”龙生道：“禁口！苦杀人。他不是精怪，是个仙女。”小姐道：“咦，怕人看起来还是个精怪。”龙生道：“轻说些，不是个精怪，若是精怪，怎么有许多情分到我？”小姐道：“他有情分，我愈加恼了。”龙生道：“方才说过不恼的。”小姐道：“恼的是你，为什么先去惹花神？”龙生

笑道：“该恼该恼。”小姐道：“我且问你，此去天目山有多少路程？”龙生道：“有一百余里。”小姐道：“要去我和你同去。”龙生道：“只怕岳母不允。”小姐道：“这个不难。只说要去天目山仙姑庙中了，还香息兼求子嗣，我母亲必然见允。”龙生道：“虽然如此，只怕路上辛苦。”小姐道：“我自要去也，说不得了。此去真和假，大家寻问。”龙生道：“但恐你如花嫩怕难禁苦辛。”小姐道：“这等，我不去也罢了。”龙生道：“小姐原不该去。”小姐道：“我偏要去！我不去，又与那精怪做出些什么事来。”龙生道：“小姐去去去！”小姐道：“你不怕我吃辛苦？”龙生道：“这等，怕你那一件来。”小姐道：“怕我嗔你？这些言语看起来都是假温存。待我请母亲出来，与他说个明白，来早即好启程。”龙生道：“正当如此。”小姐向内道：“母亲，有请。”夫人走来，他两人道了万福。夫人问道：“贤婿、孩儿，请我出来有何话说？”龙生道：“向年劣婿曾许下天目山仙姑娘庙中香愿，今要与令爱一同到彼，了还前愿兼求子嗣。拣定明早起行，故此预先禀知。”夫人道：“夫妻求子极是美事。我儿只是你从来娇养，不出闺门，恐怕路上辛苦，我做娘的怎生放的你下？”小姐道：“小儿同往方表虔诚。”夫人道：“神明之事不好阻留。我去收拾些干粮素果，明早同去便了。”龙生道：“多感岳母费心。”夫人回去，他夫妇也归洞房，一宿晚景不题。

却说龙兴极早起来，走到江边说：“我家相公、小姐要往天目山，了还香愿。昨晚分付整備船只，在武林门外伺候。今日端阳佳节，船户俱不肯去，只得税下空船一只。那小英丫头元是船帮中女儿，正好骗他做个梢婆，大家共去。城门已开，怎么相公、小姐还不见来？”正盼望间，见他们来到，说：“相公、小姐来了。”龙生道：“快来迎迎。”遂上得船来。龙生道：“叫梢公就解缆开船。”龙兴道：“梢公在下。”龙生一望，说：“没有，梢公在那里？”龙兴自指道：“梢公就是在下。”龙生道：“怎么你是梢公？”龙兴道：“今日端阳佳节，有家小的船都叫去看龙船了，止税得这只空船，自家摇去罢了。”龙生道：“又胡说了，没个人看梢，你怎么弄得去？”龙兴道：“相公你不知道，小英原是船上的女儿，今日拉做个梢婆，我便扯，他便摇，俺两个还弄不来么？”龙生道：“如此快开船去。”龙兴摇橹，小英掌舵。说：“相公烧利市，好大顺风。”龙生叫抖起篷来。你看架一叶扁舟，离了锦城，挂这几摺蒲帆，浑如雨轻。龙兴道：“相公、小姐，看前面斗龙船的来了。”只听打起锣鼓，共唱歌儿。唱道：“标致姐姐俊的哥，一边打鼓一边锣。你打鼓来哄着我，我打锣来引着他。”龙生、小英齐道：“有趣有趣。”小姐道：“龙郎，这是什么故事？”龙生道：“他是荆楚乡风，都吊屈原的意思。”龙兴道：“前面是天目山了。”龙生道：“这样把船泊近岸去。”龙兴说

：“晓得。”人去绿杨外，舟停红蓼边。龙生下得船来，说：“那山窝里有许多人家，不免前去相问则个。”你看那野草间花铺满地，啼猿唳鹤在空山。

却说长春子特来赴约，说：“喜得新证道果，却也旧有盟言。当初曾题诗衣上，约龙生在天目山相会。今日待赠他天书三卷，指点一路前程，想他和小姐同来赴约，不免再耍他一番。”向前叫道：“龙郎转来罢——”龙生看见说：“呀！小姐你怎么也上岸来了？”真小姐道：“那仙姑到船上来。手拿书册一卷，说道你一世功名都在书内，怕你逗了个空，故此叫你转去。”龙生接过书来说：“待我收了这书和你一同转去，拜谢他便了。”叫龙兴、小英放船过来。那假小姐不等船到，即跳上船来，一闪而去。龙生道：“小姐，船未到岸，怎么这等一跳？”真小姐道：“我何曾上岸来？”龙兴道：“青天白日，相公放正经些。”龙生道：“你分明追上我，说仙姑在船上了，怎么说不曾上岸？”真小姐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把天目山的说儿哄着我不算，又来圆这个谎了。”龙生道：“是了，这书卷是那里来的？”真小姐道：“这书册是仙姑与你的，想这精怪，又来弄把戏了。”龙生道：“轻说些，不是耍处。”小姐道：“待我且看书来。”龙生就把书收藏，说：“这不是耍的，待回去明早焚香盥水，才好开看他哩。”龙兴道：“我们不睡，怎么做梦？”龙生喝道：“胡说，快放船回去。”龙兴道：“是了。”小姐道：“龙郎，岸上有个人来了。”龙生望道：“敢是仙姑？”小姐道：“不是。来拿你说谎的哩。”龙生笑道：“且看且看。”不知回去果是天书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一回 都使安营白鹿冈 刘豫抖战金龙殿

话说胡招讨领着呼、关二将防御江滩一带地方，正然行营，忽后面来一将官，手持金牌说：“前面来的军们且住着，吴元帅有令，着送令牌到都招讨胡爷，就携同呼、关二将军，两路兵马屯扎河北白鹿冈上，用意防守。待元帅不日到营，亲自查点犒劳，毋得有违。”放下令牌，胡招讨令人接过，说：“有劳了。”军将道：“不敢。”竟自回去。胡招讨问道：“此处离白鹿冈有多少路程？”众军道：“还有五里路程。”胡招讨道：“传令赶上前去。”胡招讨道：“既已到此，将大将军分作三营，二位将军屯扎左右，老夫亲督中军。传令各营军士，俱要小心防守，不许疏虞。”呼、关二将应道：“得令。”胡招讨道：“刘豫这贼子，誓不与他俱生。二位将军是我军中韩范，全赖撑着半天，得奏凯歌，何等称快。可再传令三军，就此摆开阵势，操练一番。”呼、关二将道：“领钧旨。”胡招讨坐在将台上执旗观看，众军演习多时，才下台归

营不题。

且说刘豫这厮，背宋投金，他想要金龙殿上坐坐。他说道：“咱家刘豫便是，做官厌了，寻思做做皇帝。昨已背了宋朝，投降金国。兀术四太子许封我做个大齐皇帝，怎么招使不见到来？好生焦躁！”左右众应道：“有。”“你们会起马前课，替我排一个卦，看这皇帝做得成做不成。”转上一人替他排卦说：“启爷，先是个蛊卦，变作央卦，有些古怪。”刘豫道：“却怎么？”那人道：“大齐皇帝到就上头了，只怕后边要降就个齐景公。”刘豫喝道：“哇！只等金国有使臣来，快报我知道。”众应道：“是。”果然金国有使臣来，后捧着金冠袍带，说：“快去通报！”众禀道：“启爷，大金皇帝圣旨到了。”刘豫道：“快排香案迎接。”刘豫跪到。使臣开读：大金皇帝诏曰：天厌宋乱，特简新君。咨尔刘豫，弃暗投明，朕心嘉贺。封尔为大齐皇帝，即日受册。并赐金冠一顶、蟒袍二袭、玉带二条、宝剑一口、美女十人、良马百匹。以下诸臣便宜自爵。谢恩。刘豫叩拜说：“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使臣授过册玺，复出书一封说：“四太子还有私书奉贺说，待新齐皇帝登基之后，就要同往南郊打围，不得有误。小官使命在身，就此告别，不及候朝贺了。”刘豫道：“上国天使怎好慢去，烦代奏大金皇帝，说刘豫就有表章来贡，谢了。”使臣道：“谨领旨。”竟自回去。刘豫道：“文武众官！”众应道：“臣等有！”刘豫道：“今日吉辰，待寡人坐下龙廷，把皇帝试演一番。尔待诸臣不得违慢。”众道：“领圣旨。”刘豫坐在高处，众臣拜叩，说：“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只见刘豫满身作战，说：“众卿平身。”跌到下来。众道：“陛下，闾阖龙体。”刘豫道：“寡人一时身子战起来，想是不曾烧得利市，众卿快扶着，寡人也要抖擻一番。摆个队伍，护从鸾驾回宫。待寡人学惯，不要引坏了他。”众人只得扶将起来。只见刘豫就如矮人一般，说：“寡人是凡蛇变成龙，一时抖得牙关蹉了，俺且回宫去也。”众人亦各笼去不提。

## 第十二回 获遁甲花园演法 唤天雷试院夺元

话说胡公子平日最是顽皮，又极乖劣。一日狂笑说道：“区区极伶俐，诸般学得会。人无害虎心，虎有伤人意。我家妹夫同着妹子到天目山，得遇仙姑，说道受他天书三卷，今日要在花园中开书演法。那吴山上三茅观王道士是我嫖友，昨日对他说了，传我一个破他法儿——几句口诀，念得烂熟，待他演时，我也念诀步罡，等他弄不将来，耍笑一场。列位你看，那时才有些趣哩。且躲在太湖石后，待他来时，教他有法难施，没法可治，岂不快哉！”只见龙生

夫妇同来，说：“小英，今日教你安排香案在茶（上蔴+下糸）架下，可停当未曾？”小英道：“停当了。”龙生道：“娘子同去看拆如何？”小姐道：“我若同去，只怕你那个谎儿要做破了。”龙生走拢道：“也看小英点起香烛，你自回避。”小英道：“交付台场，慢拆慢唱。”竟自退去。龙生上香跪到，拆开一看，说：“呀！原来是遁甲天书，小姐看，过来快叩头。”龙生上前扯住小姐说：“你过来拜谢了仙姑。”小姐摇头道：“我不来也不拜。”小姐道：“孔圣人不语，怪你是读书人，如何做这鬼卖？”龙生道：“怎么说是鬼？是神仙秘授的，好不信也。你是女裙钗，却要胡猜！”小姐道：“我且问你，这天书要他何用？”龙生道：“你原来一些不晓得，这天书分天、地、人，排开三卷。”小姐道：“天怎么样？”龙生道：“天卷能呼风唤雨。”小姐道：“地怎么样？”龙生道：“地卷可鞭石驱海。”小姐道：“那人卷呢？”龙生道：“那人卷能召神怪。”小姐道：“一发胡说了，那神怪怎么召得来？定没这事。”龙生道：“我将人卷一试何如？”小姐道：“要试演，只怕还用斋戒。”龙生道：“不必斋戒。”小姐道：“用搭个台儿么？”龙生道：“不必上台。”小姐道：“这等怎么样？”龙生道：“用一炷香。小姐说过了，却不要害怕。”小姐道：“我怕你召不来。若是召得来，我也不怕。”龙生道：“你要召什么神道？”小姐道：“我要请马、赵、温、关四大元帅。”那胡公子听到此处，他先在暗地里披发、执笏帚、捏诀、乱舞不表。龙生道：“小姐，你去取了剑、水来。”小姐道：“使得。”取了回来说：“剑、水到有了，只怕法儿还没有哩。”龙生道：“也看也看，我就持剑喷水。”烧符步罡念咒道：“天灵地灵，水火无情，吾今宣召，速现其形。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勒勒勒！”那边胡公子亦急念咒道：“法做列真君，卦起二郎神，喝令四大将，急急转回身。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勒勒勒。”只见长春子领着四元帅，相貌凶恶，气态威严。吓得小姐躲在龙生背后，说：“龙郎，不好了，快教他们去罢。”那胡公子慌忙躲避。却说四天将有赶杀之意，多亏长春子劝住，小姐又打龙生之背道：“没奈何，你便遣他去了。”龙生道：“小姐，如何？”小姐道：“是我的不是了。”龙生方又念道：“汝今速退，不得留停，吾奉太上老君，勒勒勒。”长春子方引四天君转去。

却说小姐坐在地尘，低头不语。龙生道：“惊坏你了。”上前扶起，说：“看你容颜已吓得改变了。”猛然间又见胡公子跳出，说：“救我救我。”龙生道：“呀，大舅也惊到在此。”胡公子道：“这神通吓得我魂不在体了。”小姐道：“我那仙姑娘娘！”连忙叩下头去说：“我妇人家短见，可望包容些。”胡公子亦叩下头去说：“妹夫大人，妹夫相公，妹夫爷爷，妹夫皇帝……”慌得龙生扶起，胡公子道：“几乎把我残生害了。咳！贤妹夫，我平常

慢你，切不可记怀。今后我另做一只眼睛看待。”龙兴走来说：“白相公到来。是龙兴回他去了。”龙生道：“他来何事？”龙兴道：“白相公说，科场挂牌了，特来报知。”龙生道：“大舅，我和你打点者也之乎与焉矣哉。”胡公子道：“贤妹夫，你去嵌得之乎者也来的。我是嵌他不来的，若去白白坏一本卷子。”龙生笑道：“毕竟要去。”胡公子道：“贤妹夫，适才这些神将怎么凭你弄来弄去，到也有趣。”龙生道：“若大舅欢喜，再召他来如何？”胡公子慌了道：“我的爷爷，饶了我罢。”说完奔跑而去。龙生道：“小姐如何？”小姐道：“阿也罢么。”正是：全凭符水叩高真，说道无神却有神。这且按下不题。

再说长春子红衣执拂，怀一试卷，行来说道：“文章自古无凭据，惟愿朱衣二点头。俺长春子撇不下龙生，已曾授他天书三卷。如今春榜动，选场开，一发结果了他前程之事。来到这贡院里边，我且踮上这瞭高楼，等他龙生入场，显个神通，安排他做个状元便了。”登得高处，你看考试官来也。那考试官说道：“莫说登科难上难，得来只作等闲看。不用文章中天下，只要文章中试官。下官万俟离的便是。今岁开科，亏秦太师的力量，特旨命下官做个考试官。”笑了一笑说：“这些举子造化，遇着我这样一个有兴的坐师哩。左右开门，放举子入试！”众应道：“是！”大门开了，众举子进，只见众举子鱼贯而入。正是：

三千海水混鱼龙，点点桃花阵阵风。

不知谁向锦标中，夺得鳌头一丈红。

众举子到了堂前跪揖，万俟离分付道：“今年主司不比往常，你们须要小心。各认东西文物字号，静坐待题，不得紊乱。”众举子打恭应去。又分付听事吏散卷。“天字号龙骧东文场。”应道：“有。”接卷下去。那长春子将怀中卷与他交换，旁人那得知觉？又喝道：“地字号白元钩西文场。”应声接卷下去。“元字号秦坝东文场。”应声接卷下去。“黄字号孟琪西文场。”应声接卷下去。“禀爷，散卷完了。”试官道：“把门封了，散题纸。”众应道：“晓得。”“禀爷，题纸散完了。”

却说那长春子，执拂向天一招，魁星下界，即掷笔与他。魁星抬起，左手跨斗，右手执笔，跳舞了一番。众人看得明白，惊报道：“禀爷，魁星下降了。”万俟离道：“不要惊他，今科试官得人，魁星也来助彩头了。”那魁星将军暗搁案上，跳跃而去。听事吏禀道：“卷俱交完。”万俟离道：“开了大门，放他出去。再把门儿封锁，你们外边伺候。”众应道：“是。”又分付听事取烛来：“待我老爷就在至公堂看卷便了。”取得烛来，又说道：“听事吏

，我老爷有句话对你说。昨日我去谢太师爷，大师爷就把孙儿秦垵托我，要中个状元，说文字里边有个‘春’字，就是他卷子。我晓得春字头与秦字头一般，做得这个关节恰好，只一件事瞒官不瞒私。场中三四千卷子，我老爷那得许多工夫去寻他，你替我用心去寻一寻。秦相公中了状元，连你也重重有赏哩。”

听事吏道：“晓得。待吏典去寻。”

“呀！这卷子里边有个春字，想是秦相公卷子了。”

万俟离道：“快取来我看！”

看了一遍，遂发笑道：“文字却是胡说，之乎者也甚是欠通，这怎么好？也罢，你带得墨来不曾？”

吏典道：“爷的拜帖匣里不是墨？”

万俟离道：“凑趣！取来，待我替他改一改中了罢。真可谓抹上个脂，加上粉，淘去泥沙亮了铜，如今好了，将就些中了他罢。”

长春子暗中将龙生卷子展在案上，万俟离开看说道：“这是天字号的。”

忽听一片细乐响动，问：“那里作乐？”

吏道：“不晓得。”

万俟离道：“怪哉！才开卷就这般异样，待我收了这卷看道怎么……咦，就不响了。我再开这卷，乐又响起。真个怪哉！”

问道：“你听是那里响？”

吏答道：“是这卷子里边响。”

万俟离道：“我再收卷——咦，又不响了。真个怪哉怪哉！待我看文字如何。”

刚才展开，又听作乐。只见披阅之下，头点笔圈，极口赞道：“文章绝妙，都是神仙之笔，凡人做不到此。看他字字珠玑，篇篇锦绣，公然好似春字那一卷。怪道你在虚空显这神通。”

把这一卷自然也列前茅。

吏又问道：“爷，文字这卷好，势力又那卷好，还把那一卷中状元？”

万俟离道：“如今时世，只要有势力怎么论得文字？只把春字这一卷做状元罢了。”

才待要执笔拟定，那长春子慌忙将拂望空一招，只听得雷声轰轰，叫人惊怕。

他又停笔道：“却怎么天雷响了？莫不是这点私事怒恼天公公？雷便响，状元却定用是他。”

说完，那雷声比先更烈，吓得他体软骨麻，不觉惊慌道：“也罢，且搁起这卷，看这雷响不响。”

听了一会，说：“就不响了么？这老天平常是极势力的，滕王贵客，偏帮他顺风，寒儒荐福，便春雷夜轰。如今秦太师偏不奉承他，当朝宰相到没些儿用么？”

吏又问道：“爷若怕天，只怕还用些公道哩。”

万俟离道：“也罢，再把后一卷取来我看。”

吏人取过卷来展开，又听细乐仍作。说：“怪哉怪哉！又响了。”

不觉把案一拍，叹了一口气说：“看来状元还该是你，只是你的势力比不得他，文章元有高下，无奈他人情重了。”

吏问道：“这样怎么处？”

万俟离道：“没奈何，就把这一卷做状元罢。”

取笔来批定，就没更改了，还他榜首，方称至公。

吏又问道：“爷，这一卷呢？”

万俟离道：“留将第二，凭他阿翁。”

吏又问道：“爷一时间怎么不怕秦太师起来？”

万俟离道：“这弟子孩儿，不听得天雷响么？”

长春子将拂一招，又作雷声。

万俟离道：“如何天雷认真打下，恐我欲钻无缝了。”

吏又问道：“其余这些取上卷子怎么处？”

万俟离道：“都混账填去，明早

开榜罢了。”听事吏说：“便是这样。”说：“秦太师的儿子中了状元，又要把孙儿中状元，难道状元是他一家包定的？那皇天也不肯。你家也有子孙读书，只是依天理做去。你看那科场里边信有鬼神，便是天大的人情主司也做不得主了。”吏又道：“爷说得是，专候五更开榜。”这且不题。

却说长春子欢喜道：“你看这一筹儿，白夺得一个状元与龙郎，不然闪些被那贼臣孙儿压在上面了。龙郎龙郎，你明日只晓得脱白挂绿，与你胡小姐荣耀，不知道我做有情人，费了许多气力哩。今日之事才叫做：从空伸出拿云手，提起天罗地网人。俺且归洞也。”看官，龙生的状元纵然夺了，他的后日祸端正起于此。要知分明，再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第十三回 莽贼子力擒猛虎 风流婿捷报宫花

话说金国哈迷痴走来说道：“只因兀术四太子约定大齐皇帝今日南郊打围，命咱催趲两家人马俱到此处会齐。”道犹未了，金鼓连天，四太子与大齐皇帝一同来也。只见太子、齐帝并辔正行，众军报道：“启爷，西边一阵天鹅来也。”二人在马上分付：“把海青解了绒绳，再把海燕一同放去。”众应道：“是了。”只见海燕直撞，海青轻捎，一击青冥。那天鹅便血洒翎飘了。众军喊道：“掉下天鹅来也。”上边分付取来。众又禀道：“大东边有阵鹰来也。”二人齐道：“取弓来。”以见他各伸猿臂熊腰，开弓发箭，直透长空，飘落双鹰。众又喊道：“启爷，两个鹰一齐中箭都掉下来了。”刘豫道：“太子手段果高，寡人手段也不低。”兀术道：“大齐王眼力还比咱家高几分哩。”刘豫笑道：“好说，将校赶过白鹿冈去。”众说：“启爷，白鹿冈上，虎狼出没，只恐去不得。”刘豫道：“哇！寡人惯屠龙斩蛟，那怕他虎负隅、狼当道。”众军只得前进。忽听一齐喊道：“赶起只大白鹿来也。”兀术道：“大齐王，此鹿让咱家射罢。”刘豫道：“请太子开弓。”“叫将校一齐呐喊，助咱威风。”只见他向兽壶中抽出狼牙，宝弓开满，唿拉一声，不差分毫，就把那鹿射到了。刘豫夸道：“妙哉妙哉！”众军道：“愿太子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启爷，前面大树上，鸟鹊鸣喧。想是下有虎狼，不如回到西边平坡之上，搅扰一番。”刘豫道：“哇！住着。太子，寡人十年前赤手搏死二虎。今日况有许多人马在此，若有虎，寡人不用器械，止凭拳打脚踢，活捉一个来与太子耍子，给寡人喝个彩如何？”兀术道：“到不知大齐王有这等手段。”众忽喊道：“有虎来了。”刘豫道：“待我脱了袍，卸了带赶将前去。”那虎向着一扑，刘豫侧身躲过，说：“任你张牙露爪，吃我拳脚。”那虎又是一扑，觉得

地动山摇。这刘豫不轻不忙，上前撩住，拳打脚踢，那虎竟卧地不得动摇。兀术道：“大齐王不用器械，赤手搏虎，真个远过卞庄子、李存孝，壮哉技也。”刘豫道：“今日之乐可谓极矣，只不知宋兵连日声息如何？咱家一面打围一面挂心着哩。”众禀道：“启太子万岁知道：探马报来，去白鹿冈三里之地，立下三个大寨，中间是宋朝主将胡招讨，左右两翼是梁山泊归顺草寇——双鞭呼延灼、大刀关胜，势甚猖獗，须索策应。”兀术道：“胡招讨是个文官，料想不谙武事，呼、关二将些些草寇，何足惧哉！”刘豫道：“太子言之有理。将校们，擂鼓鸣金，摆个长蛇阵势，把他三个大寨团团围了，不许走漏一人，如逮梟首示众。”将军应声得令，这且不表。

却说胡小姐梳妆才罢，听窗儿外鹊声频叫，说：“鹊儿，我问你讨个消息。今日是揭晓日子，若龙郎中了，你可再叫三声。”那小英忽得走来，说：“小姐，鹊儿噪得很，昨晚灯花又开得好，龙相公稳稳的中了。”小姐道：“你看我的气色如何？”小英道：“小姐恭喜，眉尖上两道红黄。”小姐拂髻道：“是什么东西？”小英道：“呀！小姐，是喜珠挂下来了。”正自说话，夫人从外转来，说：“孩儿，我怕你等报捷的心焦，特来伴你。”小姐道：“多谢母亲。”小英道：“奶奶、小姐不要心焦，我小英的奶头极有准的，若是痒发了，那报喜的也就来了。”忽见龙兴慌慌张张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说：“夫人、小姐，俺相公中得状元了。”夫人、小姐同问道：“不差么？”龙兴道：“是我亲眼见榜的，如何差了？”夫人道：“谢天谢地，大相公怎么？”龙兴道：“不得停当。”夫人道：“我道他不肯读书也罢了，白相公可中么？”龙兴道：“白相公也中了。”夫人道：“到也中了，我那儿，你夫婿名扬，终身可依了。龙兴，你该在那里伏侍相公。”龙兴道：“恐夫人、小姐悬望，故此先来。”夫人道：“这也说的是。小英伏侍小姐上楼去了，我到厨下检点喜筵。龙兴，你去厅上点烛烧香伺候着。”龙兴道：“晓得。如今已牌时分，这些报捷狗狼养的还不见来。我假写一张报单贴在高处，只说有人报过了，骗他吵闹一场到也有趣。”正说间，只见一伙报喜人说：“报报报！快开门快开门！”龙兴开了门，问来报那个。众人道：“衙内贵婿，名唤龙骧。”龙兴说：“呸！来迟了。”众人道：“我们是头报哩！”龙兴道：“你撑开驴眼看看，红单已贴画堂了。”众人道：“阿也！是那个天杀的钻做头报去了。小官，你们有甚物事赏他不曾？”龙兴道：“已曾赏过纹银百两。”众人道：“还有甚东西？”龙兴道：“还有十匹绡赏他做衣裳哩。”众人嚷道：“我们让他做头报，第二报是我们的了，九十九两才去哩。”胡公子听到喧嚷，走来问道：“外边是那什么人在此喧哗？”众人道：“大爷，我们是报喜的。贵衙驸马中了状元，不知那个天杀的钻做头报，骗了我物事去了，故此喧嚷。

”胡公子道：“哦，你们有多少东西寄存我处？”众人道：“我们是走报的。”胡公子道：“你方才说骗了你的物事，可恶可恶。”众人道：“不敢。”胡公子道：“我且问你，你们报捷的还是总裁老爷、察院老爷、两司府县各位老爷差你来报的呢，还是自家要骗物事来报的？”众人道：“这个大爷说得好笑，这是我报喜规矩，说这样话。”胡公子道：“我再问你，你晓得我姓什么？”众人道：“大爷姓胡。”公子道：“我中第几名？”众人道：“我们是报龙状元的。”胡公子道：“这等在我胡衙嚷什么？与我个个缚送到县里打他板子，小厮快打！”众人道：“大爷便是打杀，总要讨赏。”胡公子道：“小厮赏他些拳头巴掌。”众人眼地不肯去。胡公子急了，自己执棒打去，吓得众人把大锣丢下，奔跑而逃。龙兴跑赶，将帽夺下回来。胡公子道：“龙兴，如何？”龙兴道：“大爷停当。”胡公子道：“你也识货，这锣大爷自用，帽子赏了你罢。”龙兴道：“谢大爷赏赐。”正是：打得有便宜，报钱无半厘。再听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十四回 万俟离设计谋害 龙状元从戎别离

话说秦太师因孙儿未得状元，甚是怀恼，他说：“谁想把孙儿秦垞托给万俟离那厮，要中状元。却不怕我，中出一个龙什么来，可是二十年来怪事！那小畜生传牖之后也不到私宅来拜个门生，甚是可恶！”冷笑一笑道：“我要摆布这小畜生，有何难哉。门官儿，叫那万俟离这狗弟子来！”门官应道：“是。”那万俟离恰好来见，问门官道：“今日大师爷没有什么怪我么？”门官道：“说道要问万俟爷讨状元哩。”万俟离惊道：“罢了，我道是这桩买卖发动了。”进去跪到说：“万俟离恭见老太师爷。”太师道：“哇！畜生，你知罪么？”万俟离叩头道：“万俟离该死。”太师道：“你把我孙儿中在那里，消不得一个状元么？”万俟离又叩头道：“万俟离该死。”太师道：“那龙什么子那里讨来的人情，敢就不放我在心上？我把你畜生的头不要寄在你颈子上！”万俟离道：“万俟离该死！望太师爷暂息雷霆之怒，容小官一一禀上。”太师喝道：“有什么说？”万俟离道：“那日看卷之时，令孙原取作状元，不想天雷打作三次。那龙骧卷子原取第二，又三次乐响，故此只得颠到中。万俟离该死！”太师道：“你怕天雷，不怕我秦太师么？”万俟离道：“那日小官怕天雷，今日天雷怕太师爷了。”太师强笑道：“那天雷还怕我么？起来站了说。”万俟离道：“不敢。”太师道：“站着。”方才站立。太师道：“这龙骧小畜生好倔强，不来见我，我要了了他的官儿！你这花脸惯会算计

人的，设个计较来将功折罪罢。”万俟离打恭道：“这有何难？太师爷在上，如今雷公料管不住他。依小官愚见，一发了了他的性命罢了。”太师又回嗔作喜道：“妙妙妙，坐下讲。”万俟离道：“不敢。”太师道：“坐下好讲话。”万俟离方敢坐下。太师说：“依你的见识，怎么摆布他才是？”万俟离道：“小官今日见塘报，那兀术会同刘豫围住白鹿冈一带了。太师爷就教龙骧领兵前去策应，定然送死，这是羊落虎口之计。伏乞太师爷尊裁。”太师道：“计较甚妙。万俟大夫，我算到你有些见识，果然。只是你把这个好门生反面就弄他一下，觉道太狠了些儿哩。”万俟离道：“太师爷在上，这个也是小官的薄敬。”太师笑道：“堂候官，就分付兵部，速差新状元龙骧领八千人马，星夜往白鹿冈策应，不得迟误。如若迟延，即正军法。”堂候道：“晓得。”太师道：“万俟大夫，你主张文字太糊涂，算计他人却有余了。”万俟离道：“莫道小官全无用，也有三分鬼画葫。”

按下他二人算计不题。却说胡夫人慌忙走来，问小姐：“孩儿，方才龙兴来报说，你丈夫朝廷命他出征。今日就要起马，刚掇巍科又当远别，怎生是好？”小姐道：“都是秦桧那厮的阴谋，真个事出无奈。”夫人道：“此行定与你爹爹相见，到也是一个机会。”小姐道：“只是龙郎不谙武事，不知成得功否，孩儿未免挂心。”夫人道：“正是呢。”正说话间，龙状元回衙，说：“长随外厢伺候。”应道：“晓得。”进得后厢，与夫人、小姐相见。夫人道：“贤婿，闻你就要起程，赴援河北，匆匆怎好。”龙生道：“劣婿此行，正求相见岳父，岳母不必挂念。”小姐道：“龙郎，妾身愁你禁劳役，又值寒冬，一时别去，好不伤感。”龙生道：“眷恋之情彼此皆然，只是钦限度紧，不得久住。”夫人道：“龙兴看酒过来。”龙兴道：“酒在此。”小姐捧杯递与龙生，刚饮一杯，龙兴说：“启爷，兵部差官催督即刻起程。”龙生道：“知道了。”龙兴道：“天色晚上来了，请起马去罢。”龙生道：“分付伺候着。”向小姐道：“我行色匆匆，千言万语也说不尽了。”小姐道：“我在深闺，寄书非易。你到那边，须早传信来，免我挂念。”龙兴又来报道：“白爷特来饯行。”龙生道：“知道了。岳母，小婿就此分别去罢。”骨肉分离在等闲，分离恰值又天寒。小姐道：“我郎要识分离苦，把我分离泪眼看。”夫人扶着小姐转后去了。龙生出来与白生相见，白生道：“年兄，我和你榜墨未干，勅书早下。奸相肆谋，吾侪结舌，惶惶愧愧。”龙生道：“此去恰好与妻父相见，到是不幸中之幸也。”白生道：“原来如此，看酒过来。我准备望君旌捷眼，还期翁婿两班师。”龙兴道：“小弟才疏，恐难副年兄之望。”龙兴道：“兵部点差将校头目，在此候久了。”龙生道：“教披挂伺候着。”白生道：“小弟别了，百凡事年须用保重。”龙生道：“领教。”白生回去，那些

点差随行头目，上前叩头。龙状元道：“此处到清水湾多少路程？”众答道：“有三十余里。”龙状元道：“传令赶到那边驻扎，明日五鼓长行。”众应道：“领钧旨。”一拥前去不题。

却说白鹿冈上，把守的军士说：“兀术四太子与刘豫那厮统领十万铁骑，把我胡爷围困在此。昨日呼、关二将军杀透重围请救兵去了，我们巡警的须要小心。”众军道：“哥说得有理，我们轮流打探敲锣，不要倦了。”只听马铃声响，有一将官飞骑走来说：“关上把守的，接飞递文书，朝廷差状元爷来接应了。”军人接过道：“晓得了。”那人道：“起马前来，只在明朝后朝了。”说完策马而去。众军道：“我们把这角文书到十里铺，叫值番的打进去便了。你听，二更时分了。满天霜露，群雁声喧，风儿凛烈，夜色迢迢，呀，又献三更了。这是十里铺。”叫铺兵，有人应道：“来了来了。”向前看去，原来是长官巡风到此。众军道：“快书文书，这是新状元龙爷领兵来策应的文书，不要迟误。”铺兵道：“晓得。”众军道：“四鼓已过，又交五鼓，天色将晓也。”又见一军走来说：“招讨胡爷传令，教前哨兵迎接新状元龙爷军马，不得有误。”众军道：“晓得。哥们，这叫做眼望旌捷报，且听好消息。我们快去也。”

## 第十五回 长春子助阵偷寨 假帝王梦魂戕生

话说龙状元领着军将，星夜前去，他说：“权奸肆凶，连我坐主也趋奉他。幸喜前去与岳父相会。我有天书法灵，刘豫这厮你成何用！军校，什么地方了？”众军道：“这地方叫做捉鱼滩。”龙状元笑道：“到也凑巧，捉者擒也，鱼者豫也。传令，就在此安营下寨，捉那刘豫这贼便了。”众军道：“得令！”又禀道：“营已安下了。”龙状元道：“叫将校搭下一丈八尺的将台，张下红灯三十六盏，打一角紧急文书到白鹿冈胡爷寨中投下，约定四更时分，领本部人马到冈南相会。不可误了时刻。”众军道：“晓得。”再传一令：“不论马步诸军，俱备下白甲白袍伺候。到三更时分，一齐整队出发，攻打贼营。违者立时斩首。”众应道：“得令。”龙状元道：“不论大小头目，俱在帐外伺候。”众军应下去。龙状元又分付军中，取净水香烛过来。一军取到，龙状元道：“你自回避。”军应道：“是。”龙状元说：“下官得蒙仙姑赐我天书，今夜依他作法，请下大雪一坛。就此进兵，学那李愬收淮蔡的故事，却不是好！”说完就登台、仗剑、烧符、喷水、念咒，作起法来。那长春子领着鬼神早在暗中站立。那龙状元又默默念起咒来，长春子暗中用拂一招，众鬼神一齐

扯云布雾，手忙脚乱。龙状元抬头一望，说：“呀，你看那彤云四起，满布西东。”长春子在暗中又将拂一招，那雪就降下来了。龙状元看说：“果然下雪了。你看纷纷扬扬，飘坠长空。”向上打恭道：“多谢仙姬，顷刻之间，显应神通。”长春子方令众鬼神散去。有一穿白衣的军儿说：“哥们，怎么一会就下起大雪来？”只听龙状元叫道：“诸军俱要卸下销甲，穿上白衣听令。”众军道：“俱已换了。”龙状元道：“把前军启动。”众军道：“得令。”那长春子身穿白衣，手执小白旗，暗引众军前往。龙状元道：“俱要蹶踪潜踪，人尽衔枚，马皆勒缰，趁此雪深风猛，夜气朦胧，才好便宜行事了。”众军道：“禀爷，前面雪大，只怕去不得。”龙状元喝道：“哇！管什么蓝关雪拥，成功正在此时哩。”众军禀道：“将近贼营了。”龙状元道：“将校们，大胆杀上前去。”只见众军欢腾而进，这且不表。

却说长春子说：“先显个神通与龙生，大雪三尺，待迷了刘豫的行踪。只是那厮有万夫不当之勇，书生临阵怕道抵敌不过。我如今闪入贼营，先摄了他的魂灵，使他昏迷不醒，交战之时坠落陷坑，多少是好！”且说刘豫随着几个宫女，见天降大雪，并无准备。这也是该他命绝了，犹自说道：“寡人与四太子会兵攻打白鹿冈，已将胡招讨那厮围住在此，料他插翅也飞不出去。今夜大雪漫空，且教随行宫妾歌舞一回，做个赏雪筵宴，明日进兵未为迟也。内侍们，筵席完备未曾？”内侍道：“完备多时了。”刘豫道：“众侍们，歌的歌，舞的舞，看大觥来。”内侍道：“领旨。”只听管弦齐鸣，奏起乐来，歌舞的歌舞，奉酒的奉酒，真好快乐。那长春子站在暗处，刘豫抬头瞧见，问侍儿们：“筵前穿白的女子是那里来的？”侍儿道：“没有，并不曾见个穿白女子。”刘豫道：“胡说，确乎见一白衣娇娘，莫非是观音出现么？”却说长春子向他吹气一口，便欲昏睡。那无常鬼趁这时候把他真魂牵捉去了。侍儿道：“皇爷醉了，快扶到龙床上去，一壁点茶伺候。”

那长春子转出营来，又领众军前进。一军道：“启爷，前面有一个女子引路。”龙状元问道：“你见他怎生模样？”军禀道：“是穿白的。”龙状元道：“定是水月观音来助阵了。你们齐催上去，偃旗息鼓，着几个有胆量的过来，你潜身到他中军，每人各带干柴一束，包裹硝磺，放起火来，叫他胆飞魂丧，以便厮杀。”贼营中看见火起，快报皇爷，内侍道：“皇爷醉着，不要喧嚷。”军官道：“怎么说还烂醉哩！大营外宋兵杀来了，快报皇爷！”内侍慌得上前推了一把，刘豫道：“看大觥来！”军官道：“宋家人马不知多少，放火烧营，将近中军帐了！”刘豫道：“休来欺我，紧紧提防他。”军官道：“实难担当。”刘豫道：“罢了罢了，这些雪下得不好，这些酒又吃得不好，夜来却像掉了魂灵一般。没奈何，待寡人御驾亲征，怕他什么兵和将！”遂奔跑而

去。

却说龙状元分付将校：“一面快挖深坑，将雪掩上，诱他，陷时捉他便了。”众应道：“得令。”那长春子又引着刘豫向坑前奔来，说：“内侍们你看前面神仙引路，快些杀上去。”正走中间，陷在坑内，说：“罢了罢了，太子救人！”龙状元道：“叫军校用挠勾将他搭上，放在囚车押去一边，休得疏虞。”众军应道：“晓得。”龙状元方暇与胡招讨施礼，说：“小婿来迟，有劳岳父费心。”胡招讨道：“多谢救援，真是神算。”龙状元道：“此功全仗仙姑之力，小婿有何德能。”胡招讨道：“仙姑是谁？”龙状元道：“事关（尔见）缕，真难请说，他功绩在万军之上哩。”胡招讨道：“哦，原来如此，待一路上去，还要备细请教。”龙状元道：“将校传令，一面收捡贼营；一面追赶兀术；一面写本，将逆贼刘豫解京候旨发落。就此班师回去。”众应道：“是！”正是：雪中一战解戎衣，此口吹声震似雷。再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六回 奏凯臣同蒙敕赠 纯阳子指点前因

话说胡小姐自丈夫去后，不知安危如何，又不知他翁婿得见面未曾，好生挂念，未免伤感。夫人却劝解他道：“孩儿，你若这等忧煎，恐害起病来，如何是好？今早你哥哥问卜回来，说你爹爹与你丈夫时下就有好音。且自消遣则个。”小姐道：“军旅之事吉凶未定，好生挂怀，如何消遣？”胡公子急急走来，说：“母亲、妹子，爹爹同妹夫擒了刘豫，得胜回朝来了！”夫人、小姐道：“如此谢天谢地。”正在说话，忽报老爷同状元爷回来了，进后厅相见。夫人道：“老相公经年戎马，今幸凯旋，军中事儿老身不知端的。”胡招讨道：“夫人，那日承王命前去，被兀术、刘豫围困，幸赖女婿兵到，又是仙姑雪夜策应。”夫人、小姐道：“哦，又是仙姑娘去到那里显圣了。”胡公子听得，缩头伸舌道：“啊也，古怪古怪。”胡招讨问道：“贤婿，只不知仙姑怎生模样？老夫待画他一幅神像，好得焚香礼拜。”夫人、小姐道：“正该如此。”龙状元道：“与令爱一般形影，画幅喜容，便是仙像。”胡招讨道：“哦，有这等事？”说到此处，只见龙兴急急跑来，说：“禀爷，朝廷差白爷赍恩诏到了！”胡招讨、龙状元说：“快排香案迎接。”龙兴道：“晓得。”

只见白爷捧诏前来说：“长班先去禀胡爷宅里，快排香案。”长班道：“报过多时，俱已齐备了。”招讨、状元迎出拱手道：“元来如此。”白爷对胡公子道：“胡大兄快挽冠带。”胡招讨道：“小儿何故有冠带？”白爷道：“自有时典，开读便知。”胡公子换了武时衣带，自己说：“列位贺喜，这

是天上掉下来的纱帽。”众人一齐跪到，方才开读，诏曰：

顷者胡尘纷扰，国步多艰。矢志勤王，功成翁婿；阴谋助顺，力借神仙。兹时进尔都招讨胡章为兵部尚书；妻朱氏封韩国夫人；子胡连授锦衣卫正千户。状元龙骧进翰林学士，妻胡氏封秦国夫人。所奏天目山仙姑封白衣元君，有司立庙崇祀。逆贼刘豫凌迟处死。一应效劳将士，俱以次论功升赏。钦哉。谢恩。

众拜道：“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胡招讨道：“龙兴看酒过来，正留白爷饮酒。”有人报道：“权臣秦桧一朝安静。”众公问道：“怎么说？”那人道：“昨夜三更时分，被岳爷爷一顿铁鞭打死了，喜杀了满城百姓。这时候才上下始安了。”众公道：“快哉快哉！”

白爷已自告别回去不题。却说吕洞宾大仙领着长春子说：“那龙骧功成名遂，夫贵妻荣，好不受用，好不快活。既是你成就他事业，我岂不可指点他后日终果？今日他合宅到湖上赏雪，你可仍作弱妹模样，使他父母兄弟相见之时，把那花园晚会的事儿一朝冰释。只是一件，偌咱天气严寒，彤云密布，雪繁风狂，路僵冰冻，那龙骧未必到湖心亭畔。不免叫柳树精指引前来，有何不可。柳树精何在？”柳树精走来说：“师父有何遣差？”吕仙道：“柳树精，你可仍变旧日枯椿，站在西湖岸上。待龙骧系船之时，即用一阵好风带到湖心亭来见俺，不得有误法旨。”柳树精道：“领法旨，俺即去也。”吕仙道：“长春子，你道那龙骧弱妹前身是什么样人？”长春子道：“这个弟子不知。”吕仙笑道：“你还不知道？龙骧是王母烧香童子，弱妹是王母执拂侍儿。因他两人动了一点凡心，滴在尘世。王母又恐他堕落泥尘，转身不得，又使你撮合姻缘，复归正道。”长春子道：“呀，元来弟子根本都是王母指化。”吕仙道：“你那时正果不明，仙凡两味，那里知道？又一件，大凡世上之人，只要成自己功业，那管他人利害？汝乃山木之妖，一点仁心，如珠在腹，既利龙骧之有，复念龙骧之无，伉俪功名，桩桩替他成就，故吾辈与你一粒金丹，了完你的正果。虽则是仙家功德，亦是上天报应。”长春子道：“敢问师父，不知龙骧日后也可超升到洞府来么？”吕仙道：“这个你不要管他便了。”长春子道：“不知弟子怎么修为才到上乘？”吕仙道：“你听着，再休想芭蕉变罗帕、蔷薇做影戏，把这方寸之地时常料理，便是上乘磁基了。”长春子道：“曾与他明珠作聘，又替他雁塔题名，又帮他奏凯旋归，这都是长春子的气力。至于上乘法儿还望师父扶持。我同师父在湖心亭等候他去也。”

却说龙兴承主人分付，说：“俺龙爷同着合府宅眷要到湖上赏雪观梅，叫俺备下两船在清波门伺候。我想俺老爷只管自家快活，那管我们受苦，这等大

雪怎生行走？且喜船已备下，不免到前面酒铺上沽他一壶，伺候上船便了。正是，受他衣食凭他管，不顾天寒与天暖。”

却说长春子随着吕仙到了湖心亭上，长春子道：“师父你看，西湖景致好不潇洒也。”吕仙道：“长春子，那洞天福地处处是俺庄子。人间华丽世界羨他怎么，我且与你等他，完结今日之事便了。”再说那柳树精行来，他说：“咱领着师父法旨，叫俺露个向来根本，仍做柳树。待等龙状元船来，系在俺上之时，则用一阵好风吹那船儿湖心亭上，与俺师父和长春子相见了，完他的正果。只得伺候着了。”

且说胡府合家上了船游玩湖景。吕仙说：“你看波平如掌，云垂若（上敝+下毛），趁着梅花开放，又值雪片飞扬，悠悠画船，尽宜清赏。”龙状元道：“龙兴，风紧雪大，住了船罢。”龙兴道：“这边有个柳桩把船系住。”只见柳树精将身拔起，作起风来，将船送去了。那长春子等候多时，说柳树精去了，怎么还不见到来？吕仙道：“远远一只画船从空而来，想是他也？”风吹船只，将近停畔，龙状元道：“前面亭子上好像仙姑娘娘，我们快上船去相见。”到了亭上，伏伏在地。吕仙道：“咱凭着一朵红云到了此方。”龙骧抬起头来，指着长春子道：“这可是使君旧日野鸳鸯么？”胡章诸氏抬头起来，指着弱妹与长春子道：“教你识破两个孩儿模样。龙骧替你明白说了蕉帕帐。”指胡小姐道：“你是真弱妹烧夜香。”指长春子道，“他是假弱妹顶了缸。”大笑一笑道：“龙骧花园内，你落了狐狸精肚儿里，还道真个做新郎哩。你们可明白了前后事情么？”众人道：“师父可是纯阳大仙么？”吕仙道：“你可认得咱家哩？”指着长春子道：“这可是什么人？”龙状元道：“是仙姑。”吕仙笑道：“他消受你一夜春光，便踏破草鞋绳成就了你的姻缘，帮助了你的功名，你可知道么？”只是招讨夫妇并儿子胡连、龙骧夫妇一齐上来叩问结果，求大仙指教。吕仙道：“胡招讨！”应道：“弟子有。”吕仙道：“你前身乃紫薇殿下修文使者，上帝着你再游尘世，遍考山川。只因你做秀才时，于世上文章妄加评骂，故中年与你一子，目不识丁。但你忠孝存心，仁慈及物，所以福禄寿考，仍还尔身。二十年后同妻诸氏，可到华阳洞天，再与你相会。”胡招讨道：“弟子领命。”吕仙道：“诸氏！”夫人道：“弟子有。”吕仙道：“你为妇能孝，为妻能贤，但你居室之中勤事打扫，或于蜘蛛之网，蝼蚁之垤，轻加破坏，虽是下界微虫，亦是上天生命。行游使者奏闻上帝，但与你半子之荣，不许你一儿之贵。二十年后同夫胡章也到华阳洞天相会便了。”夫人道：“弟子领命。”吕仙道：“龙骧！”龙状元道：“弟子有。”吕仙道：“龙骧，你前身是王母殿前烧香童子，只因动了一点凡心，滴在尘世。既生阀阅之家，富习诗书之礼，胡招讨与你父亲有僚窠之情，你与弱妹有兄弟之

谊，焉及复蒙私念，辄尔钻窥？若不是长春子弄假成真，便将他败伦伤化。但天曹念尔父死于国难，有子合当富贵。且弱妹与尔有夙世姻缘，故不得不转移祸福。五十年后，甲子年七月十五日相会在谢罗山中，不得有违法旨。”龙骧说：“领命。”吕仙道：“胡氏！”弱妹应道：“弟子有。”吕仙道：“你前身是王母殿前执拂侍儿，动了凡念，谪堕尔身为女，减岁寿母。荐孝闻于上帝，代兄为子，和乐及于六亲，节操凛似秋霜，雍熙和春日。女德既修，妇道亦备，合当与你三子一婿，俱登黄甲。五十年后，甲子岁十五日一同夫妇龙骧到谢罗山相会便了。”弱妹道：“弟子领命。”吕仙道：“胡连！”应道：“弟子有。”吕仙道：“胡连，你本是王屋山下一条蟒蛇，只因咬死了两个逆子，上帝许你做个人身，足汝一生衣食。谁想毒恶不悛，乖戾如旧，弱妹既为兄妹，有事便当隐瞒，金钗揭证，于心何忍？若不是长春子把蔷薇花换去，弱妹冰清玉洁几乎被玷罗宽。那日演法之时，天曹便欲诛戮，又亏长春子求饶，留汝性命。从今以后，须作好人，把仁义忠信牢牢放在心上，日后也好受咱家指挥；不然天曹赏罚决难轻贷。”胡连道：“弟子敢不领命。”吕仙道：“与你约会地方，须索记着。吾们归洞去也。”只见金童玉女执着幢帆宝盖迎接而去。胡招讨合家转回。画像图形，供奉焚香，后来果如其言。可见人生在世，各有前因，还要各自修为，保全名节，才得长享福泽；断不可方寸有亏，堕落泥途，不能回返也。愿各勉旃。